# 國朝名臣錄

卄六

共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十二

李珥 栗谷先生文成公

字叔獻德水人嘉靖丙申生 明宗十九年甲子司馬文科皆壯元并魁初試覆試人稱九度壯元賜暇湖堂歷三司吏郎典翰直提學承旨黃海監司副提學大司諫吏曹參議大司憲户吏兵三曹判書典文衡官至右贊成甲申卒年四十九 肅宗朝從祀文
廟

先生生而異常學語便知文字甫三歳外王母持石榴問曰此物甚似先生即對曰紅皮囊入碎紅珠人奇之五

歲母申夫人疾劇一家奔遑先生潛禱于外王父祠衆驚異常見人渡水而殞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抱柱注目憂形於色其人獲免乃已其誠孝仁愛之心天性然耶 月沙李廷龜撰諡狀

兒時嘗學史至齊威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其口訣誤於諸侯下作句先生默視良久曰以皆字文勢觀之當於不治下作句教者歎服 年譜

六歲自江陵外家隨父母入京七歲作陳復昌傳略曰君子積德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荏蓄於內故其心長戚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

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未及顯用而適在比隣云

辛亥申夫人棄世廬墓三年不脫衰絰喪制一遵家禮躬執祀事雖洗滌烹餁僮僕自傷早失所恃日夜號泣一日遇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其學簡便清淨有欲謝人事之意十九歲入金剛山貽書留別諸友仍棲山寺戒定堅固至忘寢食久之忽思以為佛氏戒其徒勿作增減想者何意也因究其所以戒之之意盖其學無他其妙只欲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靜極虛明之域故假設話頭使之依韋下功而又恐人先

知此意則著功必不精專故又設此禁而誑之也遂盡
棄其學而專心吾道并謚狀

乙卯還江陵著自警文凡十一條其第一條曰先須大其
志以聖賢爲凖則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云

戊午春謁退溪先生于陶山呈一律曰溪分洙泗波峰秀
武夷山活計經千卷生涯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
狂瀾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閒退溪和之留討二日而
去未幾退溪答趙士敬書曰漢中李生珥來訪其人明
爽多記覽頗有意於吾學後生可畏前聖眞不我欺也
後又答先生書曰足下行年甫弱冠而頴脫如許不可

謂失學而尚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末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聖遠言湮異端亂真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從迷溺者固不足論矣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足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也哉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而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并年譜

趙月川穆見先生和陶山詩稱玩不已退溪先生曰詩不

如其人 譜狀

甲子擢文科壯元即拜户曺佐郎 明廟以释褐登龍門
命題先生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賞之錫賚特優
明廟喪用日者言卜葬以葬四月儒生有上疏譏其渴葬
者 王大妃命用葬五月日雖不吉亦可用也大臣啓
以為安厝、先靈而不用吉日未安先生聞之歎曰諸
侯五月而葬先王之定制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
理而大臣不能將順其義反以左說為重時事可知淵
溪撰行狀
昭敬大王新即位退溪方為宗伯將欲辭疾而歸先生面

陳其不可退溪答曰道理雖如此以吾觀之不可不退
身既多病才亦無能為也先生曰若先生在經席之上
為益甚多假使無所猷為而　上心依重人情傾賴此
亦利及於人也及　明宗大葬因日官議進定於九月
先生貽書退溪并論其事略曰今　嗣王幼冲國步多
艱揆之道理恐不如令吉明公受恩三朝位躋六卿而
能恝然於斯乎伏乞上念國恩下悶斯民為久留之計
且聞自　上改擇葬日此誠美意也在下之道似當將
順陰陽拘忌命者所不道古者聖賢豈不謹於安厝而
必以五月葬耶禮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葬期既近卒

哭又促甚為未安㫥公雖一日在職當盡一日之責此事不可救正乎未幾退溪遂南歸年譜

吏曹佐郎李珥患銓朝政事不用公道乃謁判書朴永俊曰方今之弊守令浸漁邦本憔悴欲擇守令莫如擇初入仕而皆以干請而得故仕路無由得清邦本無由得寧令值新政之日正是機會請自今務張公道以革宿弊永俊面諾之及為政乃因循舊習不用公道珥歎曰痼疾誠不可醫也石潭日記

戊辰退溪先生久辭　特召仍乞致辭先生復上書略曰珥嘗妄攀閣下謙恭太甚自以為學力未至故深縮不

出此正程子所謂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也當今國
事無一可恃似不可有為而但　主上盛年美質向學
不倦若培養輔導克成允德則太平之期其不在此歟
百萬蒼生在漏船之上其命懸於一人之成德必資於
閤下之上來機不可失也今日之事揆之以道理質之
以古昔推之以時勢參之以閤下之身則恐不可終退
也旣曰可進矣則倘來之物不可以此為大嫌而不進
也 年譜
冬拜弘文館副校理陳疏辭職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
濫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遂眈

釋教膏侵水潤反覆沈迷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誣辭僞說破綻昭著抽臟濯腑未足洗汚自分爲世所棄便欲謝絕世務窮經讀書以終天年臣父惜臣稍有雕虫末技強令求名父在觀志不得自由臣亦自念家貧親老無以爲養包羞掩垢遂作擧人科業未就臣父棄世名宦之念頓絕於心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其飢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也

上答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之所陷溺不可以昔日耽禪之小失輒遮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 諡狀

己巳校理李玥上疏辭職 優答不許玥自以爲學未進不可從政前此屢辭要職至是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恩居江陵老無子請解官歸養且俟學進還朝 上答曰身雖在朝亦未可往來省覲何必辭職仍 命吏曹曰往見外祖母雖非法例特令往來省覲可也玥感特恩仍出供職

明廟禫祭舊例禫後陳賀前一日李玥謂同僚曰自 上喪禮甫畢遽卽受賀揆之情理實爲未安百官哭泣之餘旋卽陳賀是歟曲同時也同僚然之乃上劄請行慰禮停賀 上問于大臣大臣亦以爲然遂停賀

時洪曇等深忌士類鄭澈謂珥曰坐而待亾孰如代之珥
曰不可先發必危彼非貪鄙小人也嫉賢之心未現於
事上下皆不知其罪惡今遽攻擊則不能見信而反挑
禍階為士類者莫如自修飭躬積誠意以得 上心而
已彼亦不能先發今日事勢先者必凶矣
李珥於經筵進講孟子啓曰世代各有所尚戰國之時所
尚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厚東
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皆一代所尚也人君當觀一代
所尚之如何所尚不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奸鉗制
之後士習委靡偷惰徒知貪祿以自肥而已縱有一二

有志者皆為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尚如此　聖上當奮大有為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道庶可變也又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為治必下功於學問所謂學問者非特勤御經筵多讀古書而已必格致誠正實有功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其效不見於世人君則不然蘊之心意者發為政事故其效立見令民困悴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士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格致誠正之功有未盡也若悠悠泛泛只事文具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并石潭日記

領議政李浚慶以承旨請對非近規恐壞體統陳達李珥曰此言不然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經筵參贊官請對言事職也今者善政不舉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欲拘常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所望也

李珥入侍經筵啓曰為治先須識時人君雖欲有為若權奸專國或兵革擾前則雖有其志治務難成今者幸無權奸及戎馬此正 殿下有為之秋也 上曰此言則然矣但戰國擾攘之時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則雖有戎

馬亦可行王道也珥拜謝曰 殿下所見識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行在於實功不在於言語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此最要語也宣廟寶鑑

李珥每因經筵進講陳達爲學爲治之說而 上默無一言珥乃啓曰自古爲治之主必推誠待賢酬酢如饗開懷虛納上下交孚而政治成焉我朝 世宗世祖與群臣相親如家人父子故群臣感恩懷德竭其死力焉夫一家父子夫婦雖至親若父不荅子夫不荅妻情相阻隔況君臣名位懸絕者乎入侍之臣預思所奏晝思夜度及至 上前恂於 天威言不盡意十達一二自

上雖虛心酬酢尚患下情不達況不言以阻之乎 明
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憂
非受其樂也 宗社日阽危地而 殿下不思振起之
乎 上曰蘊之為德行然後乃可發之為事業豈可無
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不可猝復珥曰德行非
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將置
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并進且
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至於革弊捄民則此豈難行之
事乎堯舜之德雖不可猝成但求堯舜之用心法堯舜
之善政則庶幾堯舜之治矣 上曰古亦有無堯舜之

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珥曰古人無法堯舜者故不見
其治誠能法而行之則豈無其治乎孟子勸齊宣梁惠
行王道豈好為空言哉 石潭日記

九月先生因書堂月製乃設作問答之辭名曰東湖問答
以進凡十一條其一論君道其二論臣道其三論君臣
相得之難其四論東方道學不行其五論我朝古道不
復其六論當今之時務其七論務實為修己之要其八
論辨奸為用賢之要其九論安民之術其十論教人之
術其十一論正名為治道之本 年譜

上嘗問曰東湖問答何以漢文帝為自棄乎其論似過矣

珥對曰文帝固是賢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志趣不高終於雜霸故臣以為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能復古以經籍遇火真儒不作故耳豈文帝之過乎珥曰文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哉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石潭日記）

時壼儀未建先生曰時獘疏并陳擇妃之道曰古　帝王所與婚者莫非仁賢之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闕庭辨優劣如今日之為請自今勿以容姿服飾推卜吉凶為等及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

察女德宣問大臣允協衆心然後乃定則國之福也

一日 上語及乙巳之事領議政李浚慶曰乙巳之患善士或有坐死者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衛社是僞勳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廟嫡子只有明宗一人天命人心豈歸他哉而奸凶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勳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李公曰事在先朝不可猝發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即祚雖不免奸凶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雖曰 先朝之事不可改乎 并諡狀

李珥白 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弊習傷教者不
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來汚辱侵虐
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業為念況使之毁冠
裂服盡喪威儀以棄廉耻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為用
乎中朝則接待新恩之人禮貌頗重若聞此事則必以
為胡風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珥曰文獻無徵
但聞之麗末科擧不公登第者多貴家子弟口尚乳臭
故時人目之曰紅粉榜人情憤激遂兆侵辱云 上曰
可革也特令痛禁其弊少減 宣廟寶鑑
與同僚上封事論時務凡九條請定聖志以求實效崇道

學以正人心審機微以護士林謹大禮以重配匹振紀
綱以肅朝廷尚節儉以紓國用廣言路以集羣策收賢
才以供天職革弊法以救民生不納 年譜
李珥於經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啓曰當今民
生顦悴紀綱紊亂四境之内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
上如何則自　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珥知　上
無求治之志遂有去志 石潭日記
庚申四月上退溪先生書論聖學十圖退溪先生嘗進十
圖於朝至是先生以別紙質疑因論去就之義曰珥爲
虛名所誤已入名宦之途君循例旅進則與平昔素志

背馳故未免拜官輒辭以爲仕祿之計進則無學可施
退則無地可歸欲爲仕祿則拘執不許未知古人亦有
遇此事而善處者乎退溪答曰然亦無可如何不如職
思其憂隨時處義無負於所學而已惟此無負二字處
實不易正如來書所云三則之間而其拘執不許益所
難處古則未知今之遇此不能善處者卽滉是也 年譜
五月又拜校理時白公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之冤於
是政府三司共論之猶未及於削勳先生以爲正名爲
政之本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乃力主削勳之議一時
名賢大臣亦或難之先生獨抗議不撓凡玉堂四十一

劄五六劄外皆先生筆也至丁丑因先生前日之議竟
得回天羣情快之 諡狀
癸酉復以李珥爲直提學三召不置乃入朝 上責其退
而不來珥對曰臣病深才踈自度不能有爲徒食廩祿
實負國恩不如退免罪戾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
所知也從今更勿求退珥曰臣跧伏田里未知 聖學
成就幾何但人君深居九重若有實德則百姓觀感四
方風動矣今日生民憔悴風俗頹敗莫此爲甚臣佇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惜焉若 聖質不至
英明則臣亦絶望今者 聖質英明而不能奮發求治

之大志此臣所未曉也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濟世安民況　殿下操可爲之勢稟可爲之資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鄕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近代所無有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人君當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萬民鄕約乃正萬民之本也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舍本治末事必無成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

李珥白　上曰昔者聖人亦有師師不必賢於己亦有以一言之善爲師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若湯

之於伊尹然後乃可謂之師也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為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乎必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為我師而衆善合於君身德業以之崇廣矣今　殿下謙冲退讓形於下教臣不勝感激但謙讓有二不自滿足舍己從人則為善之本也退托不進無振起之意則謙讓反為病矣　殿下之言則謙矣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己若之病臣竊憫焉今日三公豈皆專無意思甘於尸素者雖欲建白恐拂聖旨悶默度日若　聖旨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并石潭日記）

陛同副承旨先生每見　上動引三代　上以為迂闊至是又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者難與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故俗吏絀儒學儒學絀俗吏均之兩言皆非也為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漸圖至治耳且言故事賢良之士雖未登第皆得為臺官己卯之敗此路遂廢甚非所以廣衆正之路啓請施行之（白沙李恒福撰神道碑）

先生於筵中啓曰所謂尊賢者非爵之而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為然後方是尊賢也今　殿下可謂好賢矣但見

命之爵而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豈爲虛禮
而來仕乎又曰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可以感發人
心而近日臺諫所啓若涉宮禁内需等事則　上必牢
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而以容默爲得軆孰有如臣
愚者乎行狀
金宇顒謂李珥曰公於經席啓辭固好但事業上言語多
心學上言語少吾意則不然自　上若知學問上八頭
處則事爲自中於理矣珥曰君言甚好但吾所啓皆是
立志之事必　上志願治然後亦於學問得力苟無其
志則學問無安頓處以誠心求治之說反覆焉非先事

爲而後學問也 石潭日記

上夜御丕顯閣召侍臣講書傳講訖先生啓曰自 上所論人心道心之說至爲精切以精明之學益加踐履之功則可以匡濟一時矣雖精於文義若不切己用功則亦何益乎臣見近來紀綱板蕩命令不行民生之苦如在水火如是而國家無事者未之有也今須急聚賢士使之各陳所懷切於救民者採而用之則猶可及救也苟或因循舊轍日益向下則雖有大賢亦無如之何矣 行狀

羣臣請賜李滉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曰何以不製行狀

李頊曰昔黃榦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二十年之後況李滉門人安能容易製之乎如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增減吾東方以儒名世者雖或有人焉攷其言行則多不合儒者軌則若滉精神氣魄雖稟得不強才調器局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沉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是過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迹已著者猶蘄褒崇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謚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則其害豈淺淺乎

先是先生感激恩遇黽勉從事牛溪先生成渾語之曰儒
者當以格君爲務若 上心不可回則當速引退不得
上心而先務事功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事也先生曰
此言固然但 上心不可遽回當遲遲積誠以冀感悟
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
非人臣之義也 謚狀
甲戌正月應旨上萬言封事其略曰今之所可憂者有七
上下無交孚之實臣鄰無任事之實經筵無成就之實
招賢無收用之實遇災無應天之實羣策無救民之實
人心無向賢之實今陳修己安民之要爲祈天永命之

本修已為綱者其目有四曰奮聖志期回三代之盛曰勉聖學克盡誠正之功曰去偏私以恢至正之量曰親賢士以資啓沃之益安民為綱者其目有五曰開誠心以得羣下之情曰改貢案以除暴歛之害曰崇節儉以革奢侈之風曰變選士以救公賤之苦曰改軍政以固内外之防荅曰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且命謄疏以進 年譜

上以感冒久不視事李珥謂政院同僚曰羣臣久不瞻天顏上下阻隔雖不敢禀以視事而當以不時接見之意禀旨可也乃啓曰 祖宗朝雖有未寧之時不廢接

見臣隣至令入于卧內君臣猶父子安有父母疾子不
能瞻承顔色者乎請頻接臣隣于便座兼令醫官入症
非但商量對症之劑亦詢修心養氣之術則於調保
玉體大有所益矣　上曰延日所無之例似難輕行當
調理視事矣
副提學柳希春於　筵中啓曰識時務在於俊傑頃日李
珥疏自　上命大臣議處羣下舉為所悅矣珥起而謝
曰臣別無所見但懷憂國之心悉吐愚衷過蒙褒奬不
勝感謝且不敢當也但古人曰死馬骨且買之况生者
乎今者如臣之言尚蒙嘉納則四方之人其必有以善

言來獻者矣 聖明在上人人進言不為不多但空言
而已無分寸之惠及於生民傍觀者以為無實效歸咎
於言事者如此則士氣沮喪矣願 上務求實效無尚
空言遇灾之日 上心儘是警動然久則懼心漸弛恐
無應天之實也所謂警天勤民者只是題目耳必實行
敬天勤民之事然後可以弭災耳今者 殿下所當為
者學問是根本也實下工夫而頻接儒臣講論義理且
使上下交孚可也然非其大志則不能有為願懷遠圖
勿拘近規使下人觀感興起也 并石潭日記
先生雖被 上眷而言不見用有人問曰公留朝數月有

何功業識者頗疑叔獻之久留也先生曰每冀天心庶
或可回是以不決去就耳或又謂先生曰志在扶顚指
危則雖涉苟且不可退去先生曰苟且則是枉己也枉
己而能扶顚持危者吾未之聞也或曰雖不能大有所
爲隨時隨事有所補益使不至危亡者是或一道先生
曰此大臣之事也大臣已受重任當見危授命不可退
去苟非大臣則見幾而作不可失其身也先生語人
曰吾留數月或疑其久留或恐其速退識見之得中豈
不難哉行狀
一日 上謂先生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先生曰漢文雖

賢志趣不高見誼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有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人主欲搆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搆大厦則豈肯聽從其言乎仍白 上曰今者民困日甚若不更張無以為國非欲盡變 祖宗之法也至於貢案是燕山所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好更張欲救民獘耳 謚狀

李珥務導 上以治道每於入侍之時諄諄陳達流俗多笑之朴淳謂珥曰當今最患無人不須急迫求效徐徐待時賢材漸漸登庸則可以為政矣珥曰 上心求治則雖徐徐待時可也若 上心全不求治則雖賢人多

終末如之何也

許曄見李珥曰何以勸僔鄉約乎珥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強之行禮也曄歎曰世道升降有命存焉奈何珥曰公意以爲民雖困悴若行鄉約則果能化民成俗耶曄曰然珥曰公能以鄉約治家乎曄曰無上命故不能也珥曰公之治家豈待 上命且道自古民墜塗炭而有能成禮俗者乎令父子雖至親若不念飢寒日撻而勸學必至相離況百姓乎傳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之鄉約無乃訟耶曄曰君無堅執須待罪使而司更論可也珥曰余不自知其非故不敢

待罪瞱慨恨不已
李珥白　上曰鄉約自　上本不欲行故小臣一言自
上決斷以此推之小人逢迎君意者宜乎言必見聽也
　上曰予非不欲行鄉約也欲待民生蘇息而行之耳
今人不度時勢紛紛論議不可也珥曰今之國事無一
毫不受病然苟能至誠求治則豈有終不治之理乎今
日羣臣多不以國事為念固可痛歎此亦理勢然也古
來不事公而事私者雖得罪不過罷免而已勉於國事
者徃徃被赤族之禍不顧赤族之禍而惟國事是念者
世不常有宜乎營私者衆而奉公者少也今欲使人勉

於國事則必須自 上奮發使人人曉然知 上意在於必治可也 殿下若欲做唐虞三代之治則雖 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若欲小康而止則可遵 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所謂 祖宗法者只守臣視之傳習者而 祖宗良法美意實廢不行此甚不可也

政院以 日寒請於至顯閣御晝夕講 上以非前例不許李珥白 上曰 殿下若只循尋常塗轍則決無振作之理至顯閣進講是何重難之事而不從乎 上以紀綱不振為歎珥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

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義積於身然後
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奮發而可立也
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
一善政直必擧枉必措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立矣又
曰 世宗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稱故有
守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司
莫不久任故庶績以成其於儒臣眷遇殊絶故臣隣咸
懷效死之日夫君子愛君以道固不係接待之厚薄矣
若中人則視君上待之之如何耳今日自 上别無親
信委任之臣庶官數易故百事不理譬之家事分家家

以職耕者耕樵者樵織者織然後家業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莫織則無事可成矣且臣因人聞 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 上曰是何詩試誦之珥誦詩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踈枝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凄凉庭院無人語雲外鍾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面之樂得人任職則可以泰然和悅臣聞此詩數日之間心氣不平矣且近日經筵官每以勿觀雜書進戒吟咏性情固是聖賢所不免但於詞章着意則豈不有害於學問乎 上有愧色 并石潭日記

時泮中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曰尊敬壯元此亦禮俗豈
可坐於壯元之上乎先生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
舘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世子入學尚以
齒坐壯元之尊如何　王世子守 謚狀

三月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間莫知所用或云
將用于佛事時先生為大司諫啓曰黃蠟將用何處耶
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　上曰內用之物非羣下所敢
仰問又啓曰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處此必出於邪歧
曲逕不可使聞於人故臣等憂之　聖志之不能無惑欲
防徃杜漸耳昔司馬光曰吾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

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
事不肯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
請自今以後勿進非正之供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
使羣下得仰見也 上怒曰昔者梁武口甞索蜜不得
不料再見於今日也時事至此寧不痛心先生率同僚
辭職曰 聖教辭氣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勝
驚愕戰慄之至該司之物固是 殿下之所有用之以
正則羣下當奉承之不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
正則雖該司亦當覆逆況言官安敢嘿嘿乎延者外間
喧播之說或以為將造佛像或以為將興佛事而水銀

黄鼲内入之 命適下於此臣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内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秘諱峻
拒一至於此何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
太公不進此豈愛敬之不足而然哉 殿下以一言之
不能承順輒加震怒至痛心臣等輕淺陋劣誠未上孚
請斥逐臣等 上尤怒曰今見啓辭不足備一笑假使
崇奉異教流來古像亦多矣新造何為未知聞於何人
乎予欲拿鞫又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
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 殿下只治臣等
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凡五

啓請退 上教愈嚴而言尤切直不少挫旣而 上頗悔之命還下黃蠟 行狀

盧公守愼謂人曰李某於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我退則無言者矣蘇齋 盧相號 可無憂矣

先生自以累承嚴譴不安在朝因入侍力陳多病乞退 上曰病若如此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群豈不樂乎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主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自適於佳山好水今臣受恩深重雖在畎畒心懸冕旒退居

何樂焉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政院言不可使
諫臣獲譴而歸　上曰人各有心不可抑也狀并諡
大司諫李珥謝病免旋拜承旨復以病免遂歸鄉里李山
海謂珥曰君欲退則只辭病而已可也何必於經席啓
達乎珥曰只呈病狀似是糢糊崔永慶謂珥曰君之決
退無乃不從容乎珥曰半歲遷延豈不從容乎永慶曰
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珥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事未
之有也
鄭澈聞珥解官曰自　上若誦洗耳之句明日便可引去
珥聞之曰季涵過矣我以在朝無補益故退耳豈以此

詩之故決退守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
之事也非我心事也
李珥既歸自 上頗有眷念之意徵以承旨諫長皆不就
乃拜黃海道觀察使未及期以疾遆即拜副提學珥舁
疾就醫京城呈告至三 上猶賜暇珥疾尋愈謝恩後
辭職 上荅曰累賜休告豈無其意爾今出仕予心良
慰陳善格非是予所期可勿辭也并石潭日記
乙亥 仁順王后之喪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
古事以白衣冠視事乃會廷臣議皆曰五禮儀 祖宗
時撰定行之久矣今不可變先生引古禮以啓曰必欲

盡合 先王之禮則上下當具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
布帽布衫布帶以為視事之服今旣差過寧依宋孝宗
制為近於古也若玄冠烏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所建
白而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
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也相臣朴淳盧守愼
大司諫金繼輝議與之合遂用白衣冠之制 謚狀
仁順王后喪發引 上謂禮官曰臨下 玄宮時予欲親
百官望陵而哭其令大臣玉堂議之副提學李珥等啓
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

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損行之儀闕外祇送儀皆禮
之變也至於下　玄宮時全然無事此禮儀之臣未及
建白者也自　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下教之旨允合
禮儀傳之後世足為成法决無可疑也　上從之宣廟寶鑑
李珥旣於去年言不合退去而今乃供職其友多疑其出
處成渾語人曰如叔獻出處古未之有也珥聞而笑曰
出處固非一端如伊尹之五就亦豈出處之常耶我當
初固無供職之意欲於　山陵事畢後退去而適自
上屢賜休告且　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昔日
故欲姑留積誠以冀萬一之幸矣君子果於忘世則已

矣如或有意於斯世則當此錮陰生陽之際豈無可乘
之機乎惟崔永慶金守顒以珥言爲然石潭日記
上於朝會特呼先生使前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爲監司久
不相見矣仍問海西疾苦溫諭良久而罷後日講書傳
至肯搆肯堂處先生啓曰今人多不解肯堂搆之意只
以膠守前規爲肯堂搆此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
仍其制而搆屋然後乃爲善承父業也今若只守其基
而無所營建則是不肯營搆也以國家言之 祖宗創
業法度未備或時移世變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
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頹

墮則豈是繼志述事乎盖先生欲改弊政故臨文諷之
仍問 上曰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多事未遑
有諸 上曰然臣聞此一言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喜
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
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間處事
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
究其理若只以讀書為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
豈所謂學問者哉 聖上質美寡欲其於學問不為也
非不能也又曰昨日答本館劄有曰無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為高論則恐非

宗社臣民之福也漢文以三代之說爲高論故功烈
如彼其卑此豈可法乎　上皆嘉納
上謂先生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改以便觀覽
卿可任此也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
出身與否使與同議恐得其宜　上曰前日大臣使予
招見成渾予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經席之例
雖招賢者一見何益曰　殿下誠欲有爲則雖舊例所
無亦可變通學問之士處以閑職使之輪日入侍經筵
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并謚狀）
李珥啓曰今日急務莫如勉　聖學以爲出治之本而必

得賢士與之居處以為啓沃之資人才不可不汲汲聚會也曾以未出身人出入經席事進啓而自 上以為難此事當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啓事此非遠規 中廟朝所行也 成廟朝無時招玉堂入直之人待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亦可復也 上曰承旨親啓行之似難若玉堂之官則當無時招見不必持冊進講只可商論義理也 石潭日記

時憲府吏執宮奴僭服宮奴擊憲吏逃入 王子舍明日憲府發他吏獲宮奴付之獄 上聞以為憲吏欄入 王子舍 命囚憲吏于禁府教曰憲府不當捉人于

王子舍憲府以此引避明吏之不入　王子舍先生遣服在家出仕後乃獨啓曰此事上下胥失之矣憲吏之所為臺官非所目覩安知其不入　王子舍其曰直入亦非　殿下所目覩只聽婦寺之言耳婦寺之言不可盡信且　王子下人素稱縱恣當嚴加檢束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之子何患其不能伸乎後於經筵又啓曰近以憲吏一事守法忤旨之臣　上頗厭之臣竊悶焉自古阿諛附托者後必背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昌廷諍甚強可謂不愛趙王矣後為趙相盡

誠輔護呂后欲殺趙王昌不從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
故後日能保護也此意非獨 主上知之妃嬪亦當知
之 上嘿然 謚狀
八月政院以橋梁未成請停 陵幸副提學李珥謂同僚
曰拜 陵之擧禮之至情之盡也未及天寒時若至冬
日則難擧也遂啓請勿停
九月 上朝講于思政殿筵臣請預擇將帥以養望 上
曰朝廷多有大言者若虜騎來侵則可使大言者禦之
乎李珥進曰 上所謂大言之人指何等人乎若指大
言無實者則必僨事若以好古慕聖者謂之大言則

上教至爲未安昔者孟子遇梁惠齊宣而尚以堯舜爲期此豈好爲大言乎今者儒者之說毫髮不見用而徒指目以大言使之禦胡則無乃非宜歟 王言一出四方傳播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 殿下目儒者以大言欲置有业則賢者喪氣不肖者彈冠矣人君發言使爲善者沮爲惡者喜則豈非過言乎 上默然 并石潭日記

李珥入侍經筵曰臣久在外今日伏聞 王音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聞 殿下不樂聞戒色之語想必聖質清明寡慾不待人言故聞人此等語以爲不曉而妄言故耳然無則加勉不宜厭聞也 上曰爾曾上

疏所言亦如此然人之語音自不同子語聲自是然耳何疑之有珥曰　殿下初年臣嘗忝侍經筵玉音琅然未嘗如此故臣敢獻議

[illegible]進聖學輯要仍上劄子極論為學為治之道而末又別白變化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措陳　上躬過失剴切懇惻累數千言　上答曰所進聖學輯要有補治道深用為嘉翌日　上[illegible]御經筵謂珥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illegible]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珥曰自　上每有此教臣隣以為憂悶　殿下姿質卓越其於聖賢不為也非不能也宋神宗聞明

道之言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
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也今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珥
自癸酉入朝始欲輯書進覽博採經傳子史三年而成
書至是進之并宣廟寶鑑
時沈義謙金孝元兩人角立士林前後輩不相協遂有東
西分黨之迹先生以朝著不靖為憂言于右相盧守慎
曰兩人皆是士類非黑白邪正之可辨末路譊譊浮言
交亂大臣陳白兩出于外則庶可鎮靜守慎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啓曰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之親
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此言欲鎮靜故耳今日朝

疏所言亦如此然人之語音自不同予語聲自是然耳
何疑之有珥曰 殿下初年臣嘗叅侍經筵玉音琅然
未嘗如此故臣敢獻議
副提學李珥[illegible]仍上劄[illegible]極論為學為治之道
而末又別白變化氣質之功[illegible]誠用賢之實指陳 上
躬過失剴切懇惻累數千言 上答曰所進聖學輯要
有補治道深用為嘉翌日 上御經筵謂珥曰其書甚
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
不能行耳珥曰自 上每有此教臣隣以為憂悶 殿
下姿質卓越其於聖賢不為也非不能也宋神宗聰明

道之言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
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也今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垻
自癸酉入朝始欲輯書進覲情採經傳子史三年而成
書至是進之并宣廟賓鑒
時沈義謙金孝元兩人角立士林前後輩不相恊遂有東
西分黨之迹先生以朝著不靖爲憂言于右相盧守愼
曰兩人皆是士類非黒白邪正之可辨未路譊譊浮言
交亂大臣陳白兩出于外則庶可鎭靜守愼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啓曰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之親
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此言欲鎭靜故耳今日朝

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
為朋黨為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
也於是特命金孝元為富寧府使沈義謙為開城留守
孝元病不堪赴先生獨啓曰兩人補外之說臣實主之
雖是士林公論薄孝元疾病深重將此筋力受任北塞
則安能有所籌畫以為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欲鎭
靜非以孝元為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改授內地內全君
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　上以先生為黨於孝元嚴批
不從後於筵中陳白益懇乃改授三陟 謚狀
十月
進講大學行義至顏子克己復禮

處琪曰人性本善純是天理只是己私為蔽故天理未
復若克去己私則全天性矣顏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慾
如見黒白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無毫髮未瑩之義今
人從前無窮理工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為己何者
為禮或有反以己私為天理者矣此所以致知格物為
大學之始功也且古者做工夫不多說克己復禮便去
實做故只此四字可以作聖今者言語儘多而元無實
功故亦無實效矣[illegible]一曰顏子非徒明知儘是有勇故
能向進不已如曰[illegible]人也予何人也此是顏子勇處
琪曰 上教甚當[illegible]之人不能成就其學者志不篤

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
為朋黨為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
也於是特命金孝元為富寧府使沈義謙為開城留守
孝元病不堪赴先生獨啓曰兩人補外之說臣實主之
雖是士林公論苐孝元疾病深重將此筋力受任北塞
則安能有所籌畫以為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欲鎮
靜非以孝元為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改授內地內全君
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 上以先生為黨於孝元嚴批
不從後於筵中陳白益懇乃改授三陟 謚狀

十月 上御夕講左 字行義至顏子克己復禮

處珥曰人性本善純是天理只是己私爲蔽故天理未復若克去己私則全天性矣顏子窮理素明天理人慾如見黑白故直從事於克己復禮無毫髮未瑩之義今人從前無窮理工夫直欲克己則不知何者爲己何者爲禮或有反以己私爲天理者矣此所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始功也且古者做工夫不多說克己復禮便去實做故只此四字可以作聖今者言語儘多而元無實功故亦無實效矣[illegible]一曰顏子非徒明知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如曰舜[illegible]人也予何人也此是顏子勇處

珥曰 上教甚當[illegible]之人不能成就其學者志不篤

故也自 上旣知其如此篤志勇詣則何所不知乎近
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教羣下孰不感激乎但有其心
無其政則民無蒙澤之效矣 上曰今日民生比曩時
何如珥曰比於權奸當國時則浚剝似減但貢賦徭役
之規甚乖事宜日漸謬誤民受其害若不改轍則雖日
下愛民之教無益也 上默然
十月李珥入侍于思政殿因講學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
日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别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
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學不明彝倫彝倫之行廢而不
擧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而學問之名旣立反爲

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為僞學善者諱秘遷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也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詆議可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行之而已矣并石潭日記

夜對啓曰天理人慾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　上曰動者人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慾初非并立於心中也對曰　上教當矣天理人慾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慾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曰

故也自 上旣知其如此篤志勇詣則何所不知乎近
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教羣下孰不感激乎但有其心
無其政則民無蒙澤之效矣 上曰今日民生比曩時
何如珥曰比於權奸當國時則浚剝似減但貢賦從役
之規甚乖事宜日漸謬誤民受其害若不改轍則雖日
下愛民之教無益也 上黙然
十月李珥入侍于思政殿因講學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
日用彛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
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學不明彛倫彛倫之行廢而不
擧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而學問之名旣立反爲

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學善者諱秘遁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也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誚議可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行之而已矣 并石潭日記

十一月[illegible]閒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 上曰動者人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慾初非并立於心中也對曰 上教當矣天理人慾初非二本而旣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慾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曰

所行雖善而或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天理也先生曰心欲求名而矯名爲善則是亦人欲而已但爲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爲善者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知也行狀

丙子二月李珥棄官歸鄉珥旣遆副提學左相朴淳每於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爲強留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者亦多矣且賈誼讀書能言而已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眞有所見也尹根壽見珥曰自　上以君之欲退爲矯激不欲留之云君不可遲留乎珥曰自　上不欲留則雖欲

遲留其可得乎固將退也聞許其退而乃不退則是以

去就爲市道也

或有謂珥者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分是非

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矣伯

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兩是也春秋

戰國之無義戰是兩非也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自相

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眞是兩非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

但當和解消融可也欲是此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

何時可了也

金宇顒見李珥頗有愛惜金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孝元

守有四等一等議論則以爲無狀小人此則季涵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議論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也又一等議論以爲無瑕此則渠之儕輩也一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已見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許多紛爭國綴民瘼置之度外而汲汲務定是非朝廷日就紊亂此亦天也守顒曰此則然矣何以致此紛紜乎珥曰仁伯之過居先矣仁伯不自量力欲爲國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余見仁伯所爲不無後弊唱爲裁抑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爲重唯言

是從及下手裁抑之後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魚忘筌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者由季涵所見過中故也季涵以清名為世所見故儕輩恃季涵而輕珥矣守顒曰何不於經席痛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難必待君臣相信乃可盡言今者自　上不知羣下之心若從實陳啓則必疑朝廷分朋結黨而使漁人獲利矣守顒曰公不可勉留乎珥曰若數月之內當生禍敗則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則別無形現之禍而朝論相乖和氣日消加之以俗論得行清議漸微數年之後始見其釁矣吾上疏下睠皆

不相信安能坐待數年後患而踽踽強留乎
珥見朴淳曰時事無可進步處苟免禍敗足矣朝廷不和
是可深憂年少士類疑懼太甚須使安定可也柳成龍
金誠一輩歸鄉不來想必有間言動之也此人須白
上特召而金宇顒近被踈待亦白 上引入經幄與李
潑輩持時論而李涵亦不來請特召如此裒合人材而
用人之際權衡平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調和鎮定如
此一二年則朝廷靖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清議衰將至
朝廷混濁而清名悉歸於孝元輩前輩大失人心而終
不見調劑之日矣淳曰此語誠然恨無可任者仍勸珥

留甚切珥歎曰在京一年不能讀一卷書如此乾沒恐誤一生淳曰君所讀書亦已多矣猶欲退而讀書則如我元不讀書者將何以自處珥曰大臣已受命擔當國事不可退志非珥比也并石潭日記

李珥決歸李潑宋大立魚雲海許璫安敏學等就與之別珥曰吾今去矣欲為定論諸公試聽之往者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沈義謙字諸公之功乎仁伯金孝元字欲為國事則宜無失於巨室之心而排抑過當使前輩懷憤士林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裁制補外發於公論可謂得中而嫉之太甚攻之不已此則前

輩之罪也自今各自忘懷無相疑阻則吏有何事不然
朝紳之憂未艾也魚雲海曰公言正是今日在座之人
皆從此論則時議定矣座中皆曰然珥旣歸時論益潰
不可救矣 休窩雜纂
丁丑歸海州常以宗兄早沒祖先神主在於寡嫂家爲恨
至是築居室立祠堂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大會兄
弟諸侄同居一室以遂平生之志於是遠近學徒聞風
日集 諡狀
先生少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曰九世之親雖難
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至是兄弟群從同堂連枕每

酒食之會命弟彈琴少長歌樂晨拜家廟退序于堂子
孫男女以至家衆庭禮衆如一人執禮展讀家訓一通
衆抑首敬恭聽一門抵此賴之神道碑
先生欲與州人有志者議行鄉約以定弊習乃將呂氏舊
法更為忝酌增損節目要以宜於今俗而不背古制又
定會集讀約法每閏一月講約于書院預設夫子四聖
及周子二程朱子位於講堂至者皆再拜仍拜文憲公
廟畢行禮見之儀於堂上遂讀約文講論而罷又於野
頭村略倣朱子遺意設社倉春秋斂収二分之息以救
士民艱食者因作約束其條列視鄉約加詳以便庶民

且有講信位次夯儀海俗初甚渝薄自是以後文風丕
變禮俗成習雖村里愚氓亦知感化或有棄妻數十年
好合如初者又有庶人老者喪夯服哀哀痛過常問之
皆曰此李監司之敎也盖先生曾有惠政於本道故州
人云然 年譜
上親祭于大院君廟玉堂上劄以為不可 上怒甚先生
問之曰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
情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禮有公朝禮家人禮
學宮禮焉公朝禮以君為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但
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屬為重故人君可居

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漢明之於桓榮是也况大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尚存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侄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爲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絶誠可歎也（諡狀）

戊寅三月大司諫李珥承　召入京時有　恭懿王大妃喪既謝恩卽辭職　答曰勿辭鄭澈意珥久處畎畝今始上來宜有接慰之辭及見　批答歎曰勿辭二字何其簡耶珥既退屢辭　召命今始赴召其友多疑之珥曰我非山林之士也雖不食祿職名常係朝廷時則可

辭 名命矣今 主上方在哀疚退處私室爲未安故
一出謝恩耳
李珥還歸鄕里時珥每懷憂國之念以削僞勳爲向治之
發且念 主上在疚故向來欲得入侍極論時政仍請
骸骨而自 上視之邁邁無接見之意故辭疾免
士類多勸珥留金千鎰謂珥曰我國士夫異於他國蓋
士族則世傳家業有封建之義當與國同其休戚當今
時勢汲汲甚危決非可去之時也公今欲去者只是不
見極危之勢故也如知其極危則何忍棄去珥曰君言
甚切我心戚戚也頗以此言書一通以示朋友也但我

已退今不可無端復進非我今日始去也

李珥臨行謂鄭澈曰當今時事無下手處惟士林協和議論得中使清論行於朝著則救得一半今君被年少士類所疑而浮薄之輩憑藉君言交亂兩間使人眩於是非君若留朝持議和平則士類釋疑而造言生事者失志而不得肆其益豈淺淺乎且君進退未定非若我已退欲進不得者也君可勉留我以調和士林之責付君而去矣澈然之（并石潭日記）

先生還向坡州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為報篙師莫舉帆之句（謚狀）

五月復以大司諫召李珥珥上疏辭職且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其言不可用則願勿更召 上答曰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珥乃上疏極言時弊且陳救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 上答以省觀疏辭深嘉忠讜而已別無採用招致之意蓋 上意欲珥奔走應 命而珥易退難進故頗怒其矯激每欲以常調屈縶之而珥終不承 命成渾讀封書曰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也此疏蒙允與否乃關時運非人力可及 石潭日記

珥雖退而眷顧國事每以朋黨爲憂欲在朝任調劑之責

成渾語之曰君旣以道不行而去則無端還朝於義無據自古有道之士未聞不許道之行否而只以止鬪爲能事也珥乃止 休窩雜纂

己卯五月大司諫李珥上疏論東西朋黨而東人攻西太甚欲強定是非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遞珥職於是兩司玉堂紛紜駁論

初白仁傑欲上疏論時事老耄恐辭不達意請珥修潤之珥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意略爲一段文字以送之仁傑性踈脫向人不諱正言宋應泂躁而傾巧窺

玥忤於士類乃發論欲効玥代人製疏之失諸僚皆謂
不可應洵固爭終不從應洵乃獨啓避嫌於是憲府將
劾玥議論甚盛持平奇大昇左攘臂白仁傑聞兩司之
論如此驚愧乃上疏自明曰宋之程顥代彭思永作論
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
疏此等事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玥文而不以爲嫌向
人無隱故傳者以爲李玥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
非臣本意聽人所教而爲此疏乎　上於是始得其實
庚辰十二月李玥承　命入京引見于丕顯閣　上曰久
不相見有所欲言者乎玥拜而對曰　殿下歷見古史

人君可以有爲者不世出 殿下英名實古今所罕嗣
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今 殿
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
無異初服若因舊守轍則決無有爲之望必大段振作
盡去宿弊然後庶可爲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小大之
官不事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必須
自 上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乂各觀其才委任責成
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也頃無從政之志適 上體
新經大病而有 召命故爲慰問而上來朴淳曰叔獻
赴朝吾喜而不寐矣 石潭日記

上嘗有人臣食祿則當效死之敎先生曰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者人皆誘之以恩祿矣故以分義爲重者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皆能伏節死義若只以恩爲重則其心不可信也 上然之 謚狀

李珥自鄕入來士類問以當務之宜珥曰當今患在君臣不相知上下不通情士類不恊和須通融士類爲一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回 天意此是第一策也

辛巳二月 上御經筵講春秋李珥白 上曰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之治此語必非架虛欺人也願 殿下每讀此經必思如

何作為可回三代之治則必有益矣當今國事內則紀綱頹廢百司不職外則民窮財盡兵力殘弱若無事架漏過了日字則或可支撑若有兵革則必土崩瓦解更無可救之策矣大小之官耳恬目習不知其可憂必須
殿下深知可憂不視以尋常勉勵振起先於本原上做工夫使學問精明本源澄澈而警飭大臣收召賢俊布列要地日有所為持守此心更勿退轉則國家之事庶有望矣才不借於異代自古豈有欲治而無才者乎且人君不可不明好惡以正人心者也昔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堯舜明知好善惡惡之意故天下靡

然從善矣後之人君猶恐羣下知其意向涉於輕淺故
不明示好惡反使賢者無所倚恃惡者不知畏戢此非
人君之度也今　殿下若明示好善惡惡之旨則多士
興起至於閭閻氓俗亦發向善之心矣此是今日急務
也
四月太學生有欲以成渾疏不被採用事上疏陳列珥聞
之驚曰何等喜事者敢作此論太學生非係國家危亡
之事則不可上疏若遇此等事輒爭則是諫官之職也
亟令人諭止之時　上見渾疏教曰渾疏有如李珥語
法矣憲府玉堂皆為渾上劄而珥以大諫獨無言人或

疑其避嫌玥曰吾非避嫌也此只一言明辨足矣何必
三司并擧反以激惱 宸心乎識者是之
五月李玥見朴淳曰當今士類不能協和者以東西之說
尚未消釋故也今當洗滌東西但觀才器之如何而用
之可也金孝元才器可用而 上意不欲擬於清職苟
如是則東西當有形迹非計之得也大臣當有言後數
日淳啓于經席玥曰一人用舍雖非大關而但東西之
說未消則士類相顧疑忌無有安帖時也自 上必須
洗盡東西使無毫髮痕迹可也孝元若無才器則棄之
何惜令其才可用而乃穽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甚為士

類不安之根本矣 上終不釋然石潭日記
時旱災方熾 上於經筵教曰凶歉如此西道尤甚計將安出領相朴淳啓須預蓄財力以救之先生進曰若不變通弊法以劑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 祖宗朝稅入甚多今則連歲不登而經費猶遵舊規安得不乏以當酌宜加定稅入以裕國用而民生甚困必須先解積苦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產故防納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均數平定使之必貢土產則民

解積苦矣且生民休戚繫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
數易故皆苟經歲月莫肯留心於政事循例往來間有
盡職者亦未及施為須以大邑為營使監司兼守其邑
學脊往發塵委任責成使之久居其職而別擇廷臣有制
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退又與同僚
商議上箚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并省州縣久任監司
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
批曰省箚良用嘉焉舊法變似難輕為然當議于大
臣處之辭
時國條之誣尚未快雪先生慨然曰安有國君受誣二百

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不成則為埋骨燕山之計請擇專對之材或以先生為可遣大臣曰李某不可一日去朝乃止先生承 命製奏文以進 上覽之曰善哉蔑以加矣大事將必諧矣（謚狀）

六月特陞大司憲先生既就職歎曰都憲國之重任立紀綱正風俗其在斯乎乃曰西山政經參以已見為化俗儀五十餘條使可易行便告于中外大要不出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上事長之義其或犯禁者一犯而教之再犯而申之三犯而治之人情莫不悅服至於市人

咸曰自我公之臨也各司無橫斂之事有一老嫗告其
女不孝先生幷招二人而語之曰如我者爲都憲故風
俗之不義至於此耶曰以人倫慈孝之理反覆開諭二
人感泣悔過遂爲母子如初年譜
李珥白　上曰自古爲國者中葉則必狃安而漸衰其時
賢主作焉振起興奮迓續天命然後歷年彌遠我國家
至二百餘年今已中衰此正迓續天命之秋也　殿下
歷觀前古人君如　殿下者甚鮮　殿下寡欲淸修愛
民好士此正有爲之主也今日不能奮興則更無可望
之日矣世降俗末人心解弛頃者有旱災時稍知憂懼

而邉甬恬嬉有如太平之時此小臣所深憂也風俗之
論皆以施設爲嬉事曰循爲安靖小臣非欲騷擾也只
是積弊痼疾不可不救正故也若如俗論則不改一弊
坐而待亾而已畢境何能保存乎

李珥在朝與一二士類欲扶持國勢以回世道而時議必
欲擊去沈義謙時有流言稱義謙於今　上宅宗時濬
緣宮禁希起復欲以專擅權勢其言不近理而士類皆
憤激鄭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見珥力勸論
義謙珥不從仁弘慷慨不已欲棄官而歸珥謂成渾曰
今日無端論義謙甚非事宜時輩本疑珥黨西而今者

鄭德遠字仁弘以論此事不合而去則時輩必以此為赤
幟攻珥矣珥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敗矣一日憲府
齊坐仁弘發義謙事欲論罷珥曰只上箚論其為人何
如仁弘持不可珥曰啓辭必須得中稍過則必有變及
之患且起復事在疑信之間不可入於啓辭中也珥乃
口占啓辭且謂仁弘曰不可追贈語句以起鬧端仁弘
口諾而心不然之翌朝詣　闕添入援拊士類以助聲
勢等語　上問曰士類何人也仁弘遽對曰義謙與尹
斗壽根壽鄭澈等相締結以為聲勢云云珥謂仁弘曰
李涵非義謙黨也時論有過激故李涵有不平之語非

護義謙而然也季涵介士也且珥曾上疏贊澈之為人
今在憲府斥以黨人則珥實反覆無狀之人也君若不
知為澈分疏則珥不可在職矣仁弘始亂之既而避嫌
珥當處置掌令權克智持平洪汝淳等意見不合各引
避於是三司論議紛然正言尹承勳欲劾珥同僚不從
遂避嫌珥又引避 玉堂處置而典翰李潑應教金宇顒
亦依違不辨是非並請出仕珥語人曰時輩視我與尹
承勳一般我何能為國事乎然寧得罪於時輩不可使
君上終不聞直言也乃詣 闕避嫌曰玉堂劄論不
辨是非而只慮搔擾故其言糊塗主意難見不成摸樣

大抵鄭澈剛偏狹隘不能容物疑士論之過激屢形辭
色士類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士類之疑澈
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搆兩間使
之展轉阻隔乃至於澈固不是而指澈此爲黨義謙者
亦不得爲公論矣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
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兩司皆避嫌玉堂上劄并出兩
司而只遞珥承勳　答曰李珥別無所失決不可遞玉
堂更上劄請遞珥諫院憲府亦請遞珥　上屢嚴批不
許久乃從之特　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
珥見儕輩皆無識見殊鬱鬱不樂謂成渾曰我意則欲打

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已見寧誤國事必欲

東勝肅夫（金宇顒字）景涵（李潑字）輩依違兩間欲不拂於時輩

而又不負珥可謂勞矣以直截之義言之時輩視我與

尹承勳等可以去矣我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去

耳

柳夢鶴金宇顒見珥論延事夢鶴曰尹承勳超附之情不

可逆探公言過也且彼方攻公而公亦詆斥是不避嫌

也珥曰承勳決是超附之人若三司有言其非者則我

可不言三司舉皆獎拔則一時無公論我亦言官何故

不言且為國家何可避嫌昔尹穡方攻張浚而浚指穡

為奸邪亦非耶夢鶴分辨多言字顒則有慚色方三司攻珥也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而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

十月 上問于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擬可也大臣以李珥為首薦乃拜戶曹判書李憲國語人曰叔獻升秩此則可賀但自 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臣乃以叔獻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尹鉉是斗筲小器故憲國之言如此

時以天災延訪先生啓曰自古治亂之形已定則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我朝立國幾二百年此正將治將亂之機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潰破澌盡而莫之救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與一代之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用對症之藥革弊一事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曉達時務者建白設施以革弊政則實治可做而天心可回矣且欲明教化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而 聖上每以爲重難我朝賢者雖未得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

明道學李滉沉潛道窟亟宜先許從祀以振士望 上
皆然之而其不准施者憚於更張也 謚狀
李珥白 上曰日者延訪求言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此
則徒為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
珥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務者
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為主亦不以膠守為主 祖
宗良法廢而不舉者則修舉之延規之貽患於生民者
則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如是勤求
主救之術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變世道漸可回而天
怒可弭矣 上不肯從 石潭日記

壬午春拜吏曹判書專以革舊弊清士路爲務如簡賢士以充臺憲之任擇學行以爲師儒之官擧恬退以勵名節之風薦吏才以試臨民之職重監司之選嚴守令之薦皆一時所請施行者也

拜右賛成上封事極陳時弊以世汚於循俗績敗於食志政亂於浮議民窮於積弊四者爲大目縷縷萬餘言答曰具見忠懇非不欲策勵有爲而眇眇寡躬才識不逮以至于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 狀并行

上嘗於經筵論及士習偷薄師道廢弛 命先生作擇師養士之規至是始成啓曰此是作成人材挽回世道之

一大機會也必須深思熟講以為經遠之圖故累月商
量以擇師養士為事目又作學校模範十六條以補學
令未備者尚命依此施行持之以悠久則狂瀾之倒庶
可回矣　傳曰觀此書啓用意甚勤從當舉行又奉教
作人心道心說善悪幾圖金時習傳年譜
　皇朝遣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頒　皇子
誕生詔先生為遠接使江上迎詔之日兩天使注目良
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像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
我對曰三場壯元久在侍從中年以疾辭職退居林下
令則　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又問曰然則這作

天道策者耶先生為舉子時對天道策居魁一世膾炙傳入中原而兩使亦曾見之故有此問對曰是也兩使領之及送此酬唱先生操筆立成而辭意俱美自中准繩詔使歎服曰大手大手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至 文廟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為仁之義先生即著說以進兩使曰此說極好當傳布中國[illegible]以宿搆七言長篇及長律臨行遽出求和欲以倉卒試其才先生即於席上步韻手寫以呈兩使傳玩稱賞再三將別執手戀戀至於出涕人以為詔使愛敬傾相前古所未有云諡狀

拜兵曹判書上疏辭 上答曰卿常以吏張獎政前後眷

春令卿誠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爲養兵之規則國
家幸矣卿其努力時北道藩胡入寇先生遂就職本曹
事務煩冗屬當警急戍牒雲委左酬右答剖決如流而
布置策應各適其當號令嚴明緩急有序人情信服上
下倚杖 行狀
先是本無點閱上番軍額或許贖布其數不貲而諸官分
爲私用已成規例先生議於同僚輸爲戍卒衣資
時 上命備邊司各薦人才先生舉牛溪先生以爲可任
經綸成允諧逸民之有才德者鄭述有奕才
先生於筵中纂次啓局纂次 祖宗朝故實勤成一書以

天道策者耶先生為擧子時對天道策居魁一世膾炙傳入中原而兩使亦曾見之故有此問

對曰是也兩使領之及送此酬唱先生操筆立成而辭意俱美自中准繩詔使歎服曰大手大手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至 文廟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為仁之義先生即著說以進兩使曰此說極好當傳布中國至江上正使宿搆七言長篇及長律臨行遽出求和欲以倉卒試其才先生即於席上步韻手寫以呈兩使傳玩稱賞再三將別執手戀戀至於出涕入以為詔使愛敬傾相前古所未有云謚狀

拜兵曹判書上疏辭 上答曰卿常以更張弊政前後眷

眷令卿誠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為養兵之規則國
家幸矣卿其努力時北道藩胡入寇先生遂就職本曹
事務煩冗屬當警急牋牒雲委左酬右答剖決如流而
布置策應各適其當號令嚴明緩急有序人情信服上
下倚杖 行狀

先是本無點閱上番軍額或許贖布其數不貲而諸官分
為私用已成規例先生議於同僚輸為戍卒衣資

時 上命備邊司各薦人才先生舉牛溪先生以為可任
經綸成允諧遂民之有才德者鄭逑有英才

先生於遂中纂次啓局纂次 祖宗朝故實勒成一書以

爲一代攷據之地從之竝年譜

時昇平日久軍備虛踈調發相繼兵食俱乏先生建請募庶孼及賤隷入戍北邊而無武藝者令納粟于邊庶孼則許通賤隷則從良皆一時便宜而實 祖宗朝已行之規也禁錮庶孼已過百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獨以爲王者立賢無方不可廢棄人材每欲通仕路 至是啓行之流俗頗多不悅又進六條曰任賢能曰養軍民曰足財用曰固藩屛曰備戰馬曰明教化此皆切時之務也又上封事極論時弊其大略言和朝廷而革弊政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禦其末也又申請貢案軍籍州

縣監司四事先之意盖欲盡革燕山朝。弊政及延來謬規一遵　祖宗全盛時故事且以　文昭延恩一日三祭及　山陵朔望之祭為非禮請於　山陵只祭四節兩殿日行一祭以勤祀事以紓民力　上見朝臣皆庸瑣無能充位持祿而先生公忠不黨至誠憂國倚任頗專多用其言而時輩忌憚愈甚日夜偵伺謀所以傾陷之者乃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交亂謗言繁興而時事決不可為矣

癸未夏北胡幷擧圍鍾城國內騷動抄發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卒辦先生懲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階亂為憂

募所抄三等以下許令納馬免防以給一二等之應赴
者初欲啓請而恐鮮應募者乃先下令試募之於是納
者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期且啓且須 上即允之
行者以得馬為幸留者以免防為喜公私兩便又請出
軍資監綿布許給衣資減百官以給赴防者之妻孥軍
情大悅不知有防戍之苦而應募輸邉之粟亦足以繼
餉矣 並行狀
一日有邉報 上命召先生先生素患眩暈至是勞悴轉
劇力疾趍 命未及入政院疾甚不省入卧內兵曺於
是三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論劾所謂專權指納馬

免防不先啓請也慢上指承 台不詣政院也朴謹元
宋應溉許篈皆曾爲先生所斥三憾合勢助之者衆醞
釀積久至此而發屢啓不允先生六疏引咎 上曰寒
寒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絶無而僅有之卿不親
聞向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神鬼亦知
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前後 批辭愈益懇切促出甚
至先生不得已詣 闕復自劾請啓詢左右如以爲可
貰則黽勉隨行如以爲實犯則鎚流放竄殛亦甘心於
是宋應溉等復劾以無基臺諫蔑公論許篈爲典翰自草
劄率同僚論之至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妬賢嫉能禦

下蔽上以成其私欲將何爲等語　上以手教下大臣

曰近以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爭辨反覆至於玉堂

上劄比之於誤國小人此非𤼵於偶然也蓋珥自前裁

抑新進惡其趍時黨附屢爲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

乘時伺釁必欲劾公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　召不來

者多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直截於

珥也其納馬不禀亦不過許多事務間未及爲之是豈

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旣曰擅權慢上則

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

奸臣輩目之以反逆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卿等如

以珥爲誤國小人則當明卞斥退不然攻之者小人也
分別淑慝其在今日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朝廷朋
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爲分別則將置國事於何
地耶大臣回啓後又　下教曰李珥無出仕之理兵務
甚急姑遞其職當此北方兵起國家將亾之時朝廷淆
亂賢邪莫卞何以爲國予不勝痛心嗟乎李珥其好歸
鄕閭高卧白雲誰得以羈縻也哉 諡狀
先生退歸坡州朝野憤激物論讙譁牛溪先生上疏極陳
三司搆陷之狀　上命招三公教曰頃日問卿等以賢
邪是非而卿等乃敢爲含糊之恱予固洞燭卿等之心

而隨後處之之敎則已諭矣今觀成渾疏大臣事君之
道果如是乎當初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奸之類又
又誰也其辨別以啓領相朴淳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
國之實許宋歸害正之罪兩司復劾先生及朴淳成渾
極其醜詆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七十人湖南儒生徐
台壽等二百四十人海西儒生柳帯春等一百八十人
爲先生相繼抗疏守闕伸卞朴謹元爲都承旨前後屢
啓至以儒疏爲悖亂　上下手敎竄逐謹元及宋應漑
許篈等其徒上疏救之　上答曰邪黨言之如此無足
怪者至於以李珥爲黨云其能以此設動予意乎苟君

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少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自今以後爾輩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爾輩尚復有說予惟詆斥珥渾則必罪不赦矣 行狀

特拜吏曺判書先生又陳疏懇辭 上答曰卿朝廷重臣非林下逸士之比卿身進退亦不可以自任而不辭於予有若逃遁之為望卿之來不啻飢渴設辭職必須親辭於予前於禮為得先生不得承 命入京 上即引見先生引咎陳謝仍乞致仕 不許 謚狀

李珥引見 上曰予如漢元之為君不能斥逐小人幾亡國矣珥對曰朴謹元宋應漑固邪人也許篈則年少輕

安其才華可惜此三人得譴太重同罪之人皆不自安
須從寬典 上曰此事予已酌定卿不須言也琠曰比
如十人作賊三人獲罪七人晏然着紗帽行公於王政
偏頗也此輩須放還田里豈能更為濁亂乎 上曰予
不知其盤據至此其時無一人立異者假令當宋靖康
德祐之時必無一人死節者是可歎也琠曰非如權奸
當路不可謂之盤據一時自謂士類者其論議同然是
乃無識見而然矣彼自以為士類故雖於成渾亦不相
饒士類所為安有如是乎然以為奸邪則不可所謂奸
邪者必揣摩 上意而巧中俯仰彼輩則知 上意不

面而猶且固執可知非奸矣大抵今之是西者未必皆
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分別淑慝而用之誠難矣且
自古人臣得君行道必如家人父子讒言不得以間之
然後可以有為也但官高者主時論則嫌於權奸又是
鄙夫則反自附年少輩以為媒爵之計此所以政歸於
下也必得重望鎮物者然後方可付以朝廷而得其人
豈不難哉如臣未厭人心彼輩安肯心服成渾若上來
則可以可否相濟而此人何能易致乎　上曰旣有卿
矣予當委任之珥曰當今人才眇然文士中可用者尤
難得鄭汝立博學之士且有才可用但有凌厲之病耳

上曰此豈可用之人凡用人不可徒取其名必歷試然後可知也珥又曰鄭逑可用矣 上曰名之不來柰何然當更召之珥曰凡特召則不敢承當故不來如成渾是也渾前日則頗無宦情年不就職今則稍不如向之堅固而但有病不堪供仕若以閒官兼參贊官或以特進時入經筵啓沃 天聰則必有裨益也 上曰金宇顒何如人也珥曰亦可謂善人而是非不明者也珥又曰韓戩乃狂妄之人其所為固可罪至於置之死地則過矣以無君不道為罪名責其招伏所以不伏也

時有三種之說其一以爲三司舉措悖甚當依三尹例勿
釵清要其餘東西之人一體収用先生以此論爲是或
問曰先生初志欲與東邉士類収拾西邉共爲國事而
及今東人皆袖手睨立豈調劑之道有未盡耶先生荅
曰兩邉互相排斥吾獨苦口爭辯必欲打破東西者誠
以士類不合終不可以爲國也西人不用吾言而敗於
前東人可以戒矣而又有今日蓋東西之時如三尹李
潑輩爲主故言不見用而敗相尋今則我方爲主此正
調劑將成之秋也吾今日欲収拾東邉豈異於前日収
拾西邉而時輩不知吾之本心懷疑顧望至於如此然

苟使心公者久久觀吾所爲必能明我赤心來與共事不但如今却立睍視已也年譜

先生還朝纔六十餘日卒前二日聞徐益以巡撫受命按北招來欲授以方略子弟交諫先生曰此乃國家大事吾豈可過念身病失此機事况生死有命吾豈必因此而死乃扶起口號令弟瑀書之凡六條此乃絶筆也書畢奄奄有垂盡之狀病遂革臨死諄諄如夢中語皆國事無一言及家謚狀

牛溪先生哭之曰粟谷於道洞見大原其所謂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謂互發等語皆實見得誠山河間氣

三代上人物真是吾師天奪之速不能有爲於斯世痛

矣夫 年譜

先生天姿極高英俊出人清明溫粹忠厚愷悌寛而有制

和而不流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混待人開心洞赤無

隱處事坦夷不設崖岸終日樂易未見忿厲之容光輝

融徹符彩秀朗望之如祥雲瑞日輒知其爲盛德君子

也少時雖汎濫諸家流入禪學惟其氣質明透乃能釋

然開悟旋即歸正自是用力益深進修益專刻意覃思

精詣實踐其於義理洞見大原不待師承暗合道妙其

功程次第一本於濂洛宗派而得之考亭者尤多故門

路之正雖質之前聖而無疑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
異說無不硏窮探賾瞭然裁判於胸中矣
先生庶母性悍且嗜飮先生事之如親母出入必告面晨
必湯酒適寢所問起居祿俸亦不自專或有不豫色則
菜辭起敬懽其心乃已庶母後乃感化先生之歿服喪
三年 謚狀
先生仲兄素禀迂疎每事招先生而使喚之先生服役無
怠位至二相執子弟禮愈恭門生問曰伯生負之命使
子弟代爲如何以先生三達之尊執子弟禮無乃過恭
乎先生曰父兄命我我豈敢儼然使他子弟代勞乎大

抵朋友之間過恭非禮父兄之前過恭禮也況日月如
流兄歿之後雖欲執禮其可得也 家錄
先生立朝居官必以古先賢哲自期引君必以唐虞三代
為期惟事竭心殫誠盡吾之所當為而已不以循常守
舊為心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榮辱不一動心而唯以善
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國事治亂為已憂樂常謂君心
出治之本法筵勸講章疏陳說懃懃懇懇皆本仁義每
於 上前開陳治道別白事宜義理公私之辨天人王
霸之分與夫治民備邊之策無不傾倒羅列引據古今
上亦虛心從聽多所歎賞或至日昃罷對金公應南

自筵中出謂人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代都兪之盛云
先生儉於自奉不問生產業家貧屢空鄉居或食麥飯而每日晨起必先經紀庶母及伯嫂供奉炊爨之具飯非粳米饌無兼味則不敢進 並諡狀
嘗日中不食孥子問其故答曰粮絕欲日中一食俄崔岦以載寧倅送米斗先生不受孥子問曰糧絕却米有道乎先生答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者同律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皆不可受也崔立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私物周給則豈有不受之理乎 家錄
先生雖於世味一切淡泊而至於處事則條理詳密不遺

錙銖平日涉覽經傳而朱子大全尤所沈潛常患胃疾不喜出聲而若遇理會自得處輒欣然朗讀自晨至夕每有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友講論或應接事物非有病疾未甞偃卧欹側 行狀

甞讀孟子中庸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及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二大文未甞不三復歎息曰大丈夫平生立志定力當如此有或夜睡覺則誦

二大文以為自家立心修身之地 家錄

寒峯大升以大學止至善只屬於行處又以明明德非窮理盡誠先生貽書辨之曰至善云者只是事物當然之則統而言之則知行俱到一疵不存萬物明盡之後方可謂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於知亦有箇至善於行亦有箇至善知到十分恰好處更無移易則謂行之止於至善行到十分恰好處更無遷動則謂知之止於至善若如來教則於行只有至善而於知無有至善有物必有則知是何物而獨無至善也若以知為非物則明德且謂之物知獨非物耶且來教所謂明明德雖盡猶

未到窮理盡性者尤爲未安明明德之目有格物致知此則窮理也有誠意正心修身此則盡性也若如來教則大學工夫雖極盡而猶未至聖人也夫如是則孔子何不教人以至極之道而乃教以第二等耶其他數條亦皆剖析明白以盡其趣云

於先生一歲而初欲師事之先生辭焉遂以道義相勉講磨不輟牛溪貽書以中爲體至善爲用且以時中之中爲率性之道先生辨之曰先儒有言至善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也見於日用之間而

二大文以為自家立心修身之地家錄
奇高峰大升以大學止至善只屬於行處又以明明德非
窮理盡誠先生貽書辨之曰至善云者只是事物當然
之則統而言之則知行俱到一疵不存萬物明盡之後
方可謂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於知亦有箇至善於行
亦有箇至善知到十分恰好處更無移易則謂行之止
於至善行到十分恰好處更無遷動則謂知之止於至
善若如來教則於行只有至善而於知無有至善有物
必有則知是何物而獨無至善也若以知為非物則明
德且謂之物知獨非物耶且來教所謂明明德雖盡猶

未到窮理盡性者尤為未安明明德之目有格物致知
此則窮理也有誠意正心修身此則盡性也若如來教
則大學工夫雖極盡而猶未至聖人也夫如是則孔子
何不教人以至極之道而乃教以第二等耶其他數條
亦皆剖析明白以盡其趣云

牛溪長於先生一歲而初欲師事之先生辭焉遂以道義
相勉講磨不輟牛溪貽書以中為體至善為用且以時
中之中為率性之道先生辨之曰先儒有言至善太極
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
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也見於日用之間而

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
太極也以此觀之至善之體非未發之中耶至善之用
非事物上自有之中耶蓋至善之體即未發之中而天
命之性也至善之用即事物上自有之中而率性之道
也止於至善者即時中之中而修道之教也至善上分
性道而著教字不得者至善是專指正理不兼人事而
言故也中字上通性道教而言者中兼性情德行而言
故也兄乃以中為體以至善為用無乃未穩耶且兄以
時中之中為率性之道似亦誤時中是修道者也若以
此為率性之道則道乃曰人而有者也烏可哉且未發

之中只是吾心之統體太極也不可便喚做理之一本處易有太極之太極也若曰至善與中實同而異指至善卽吾心與事物上本然之中而專指正理而言中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理而兼指德行而言中庸之理是至善也中庸之行是止至善也中和是至至善之體用也致中是止至善也如此立說方無病痛矣并年譜

情意之發分屬性心至退溪又有理氣之說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先生以為體用一原不可歧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前賢所未發處語在本集神道碑

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
太極也以此觀之至善之體非未發之中耶至善之用
非事物上自有之中耶盖至善之體卽未發之中而天
命之性也至善之用卽事物上自有之中而率性之道
也止於至善者卽時中之中而修道之教也至善上分
性道而著教字不得者至善是專指正理不兼人事而
言故也中字上通性道教而言者中兼性情德行而言
故也兄乃以中爲體以至善爲用無乃未穩耶且兄以
時中之中爲率性之道似亦誤時中是修道者也若以
此爲率性之道則道乃囙人而有者也烏可哉且未發

之中只是吾心之統體太極也不可便喚做理之一本處易有太極之太極也若曰至善與中實同而異指至善卽吾心與事物上本然之中而專指正理而言中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理而兼指德行而言中庸之理是至善也中庸之行是止至善也中和是至至善之體用也致中是止至善也如此立說方無病痛矣并年譜

胡雲峰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至退溪又有理氣之說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先生以爲體用一原不可歧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前賢所未發處語在本集神道碑

先生雅好山水凡勝地無不往觀如海州濬陽洞蔵仙洞秉仙巖寒岩洞浩然亭乃游泳之地也嘗與學者五六人乘興而往沿流上下日夕忘返有時携酒飲不至醉微醺輒歌咏自娛以舊業在坡州栗谷村故曾修花石亭于故址自號栗谷後改卜于首陽之西溪山秀麗巖石奇環盤回屈曲者九區而高者壁立如屛下者渟流作潭如武夷九曲之狀先生杖屨逍遙至第五曲曰此可居矣名之曰隱屛乃作精舍且立祠宇即所謂石潭書院也 行狀

先生以爲自濂洛以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衷之傳約而

至路脉分明使學者可據而入道莫如朱子而吾東方
能倡明道學以堯舜君民爲己任者無如靜菴謹守朱
門成法躬行心得可謂後生矜式者無如退溪遂立朱
子祠於清舍之北以兩先生配[illegible]春秋釋
菜每[illegible]以常服入祠不開中門只再拜出分立於庭東
西[illegible]揖禮朔望以公服開中門再拜焚香又再拜而
[illegible]又立條約訓飭學徒其有志於學者勿論士庶皆許
入籍非聖賢之書性理之說不得講讀於齋中史書則
許讀欲做科業者習於他所
先生以爲我東有民不後中國未聞睿智有作以盡君師

先生雅好山水凡勝地無不往觀如海州淸陽洞葳仙洞
乘仙巖寒岩洞浩然亭乃游泳之地也嘗與學者五六
人乘興而往沿流上下日夕忘返有時携酒飮不至醉
微醺輒歌咏自娛以舊業在坡州栗谷村故曾修花石
亭于故址自罷栗谷後改卜于首陽之西溪山秀麗巖
石奇環盤回屈曲者九區而高者壁立如屛下者渟流
作潭如武夷九曲之狀先生杖屨逍遙至第五曲曰此
可居矣名之曰隱屛乃作精舍且立祠宇即所謂石潭
書院也行狀

以爲自濂洛以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衷之慱約兩

至路脉分明使學者可據而入道莫如朱子而吾東方
能倡明道學以堯舜君民爲己任者無如靜菴謹守朱
門成法躬行心得可謂後生矜式者無如退溪遂立朱
子祠於淸舍之北以兩先生配[illegible]春秋釋
菜每[illegible]以常服入祠不開中門只再拜出分立於庭東
西[illegible]祀揖禮朔望以公服開中門再拜焚香又再拜而
[illegible]又立條約訓飭學徒其有志於學者勿論士庶皆許
入籍非聖賢之書性理之說不得講讀於齋中史書則
許讀欲做科業者習於他所
先生以爲我東有民不後中國未聞睿智有作以盡君師

之責檀君首出文獻罔稽惟箕子不鄙夷養之厚而教之勤變魋結之俗成齊魯之邦盖箕子旣陳大法於武王道明華夏而推其緒餘化洽乎三韓苟非元聖烏能如此哉然而令人鮮能知之被人辨問未有能言者盖由羣書散漫學之不博也遂録成一篇略叙始終以便學者考徵焉 并年譜

[illegible]問貧賤而來者受之無分智愚而各因其才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子以及近思録心經必以立志為先而期至聖賢躬行為務而盡其孝悌以敬為立道之要誠為聖賢之根循循然善誘不倦於四書三經患其

口訣釋義不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註諸說同異亦頗取舍點末於小學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刪繁複而有未備者補以已意名曰小學集註且恐初學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著爲擊蒙要訣使之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又作學規以申之約束以警之嘗語學者曰道非高遠只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但不學之人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道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

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而妙

之責檀君首出文獻罔稽惟箕子不鄙夷養之厚而教之勤變魋結之俗成齊魯之邦盖箕子既陳大法於武王道明華夏而推其緒餘化洽乎三韓苟非元聖烏能如此哉然而今人鮮能知之被人辞問未有能言者盖由羣書散漫學之不博也遂録成一篇略叙始終以便學者考徵焉并年譜

教人不問貴賤而來者受之無分智愚而各因其才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子以及近思録心經必以立志為先而期至聖賢躬行為務而盡其孝悌以敬為立道之要誠為聖賢之根循循然善誘不倦於四書三經悉其

口訣釋義不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註諸説同異亦頗取舍點末於小學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刪繁複而有未備者補以己意名曰小學集註且恐初學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著爲擊蒙要訣使之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又作學規以申之約束以警之嘗語學者曰道非高遠只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但不學之人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道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

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而妙

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為話頭數年思之竟未得悟反以求之乃知其非也并行狀

晦齋著大學補遺以聽訟一節還置經文之末以經文第二節三節移置格致之章又以能安之安與孟子居之安之安同義以能慮之慮為思以仁為治國平天下之本而以朱子為未盡先生著意辨之凡五條蓋以深明程朱之旨云

學者多尊陸王正學幾廢清瀾陳氏建始著學蔀通辨以辨其非論議甚正先生乃為之跋統論古今異端之故其歸頗獎陳氏至於所論得失亦皆備存焉并年

先生嘗謹在色之戒嘗曰為監司而期年獨處甚難無定力者所以易於流蕩此不可不猛省也嘗以省姊行到黄州有兵妓延房即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不顯亦臨如此

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嘗不食牛肉曰非有國法食其力噉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其法犯者至於徙邉先生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有一同姓八寸妹産於賤類而貧乏無依先生平生不見其面有一他族語其故先生時為吏曹判書即散俸祿

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為話頭數年思之竟未得悟反
以求之乃知其非也并行狀
晦齋著大學補遺以聽訟一節還置經文之末以經文第
二節三節移置格致之章又以能安之安與孟子居之
安之安同義以能慮之慮為思以仁為治國平天下之
本而以朱子為未盡先生著意辨之凡五條盖以深明
程朱之旨云
[illegible]中朝學者多尊陸王正學幾廢清瀾陳氏建始著學蔀
通辨以辨其非論議甚正先生乃為之跋統論古今異
端之故其歸頗奬陳氏至於所論得失亦皆備存焉并年

先生嘗謹在色之戒嘗曰為監司而期年獨處甚難無定力者所以易於流蕩也不可不猛省也嘗以省姨行到黄州有兵妓延房卽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不顯亦臨如此

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嘗不食牛肉曰非有國法食其力噉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其法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有一同姓八寸妹産於賤類而貧乏無依先生平生不見其面有一他族語其故先生時為吏曹判書卽散俸祿

常護恤及聞其死乃能含哀涕親至其閭凡喪需極其備而葬之又服緦麻而終月隣里之人交口稱道莫不歎服（八寸妹出嫁則無服嫁而出還則有服此女為夫所黜故服之）

先生聞人之善未嘗隱見人之惡不欲揚與人和氣藹然亦未嘗私語樂道人之善不求備於人故賢愚善惡咸盡其誠或譏其信人太過先生笑曰彼旣以誠來我何忍不以誠待之乎

有庶屬年少者來遊文房竊取重器子弟黜之過一旬先生復呼其人待之如初子弟以為不可先生曰彼必改過不須永棄也（并家錄）

沙溪嘗問曰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先生笑曰旣已入山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沙溪語錄

癸未清江李公濟臣爲北兵使上防胡策十二條　上命二品以上會議備局諸宰畢會先君子獨以主兵急務坐本曹西崖柳公亦有重望自　上有兩賢之教故一時幷稱至是西崖以都承旨在坐三公使起回啓草西崖未卽下筆左右亦不出一言日已中而催促中使不絶領議政朴思菴曰時急公事遷延至此甚爲未安請兵判來議何如皆肎諾遂請先君子入座卽命書吏一

人粘付草注紙一張又令一人磨墨乃執筆顧左右問曰願各陳所思請隨言隨書皆曰等若有言豈請兵判爭於是先君爭不得已遂逐條論列卞析可否須臾書畢左右環視無一言三公周覽亦不改一字而進啓上下覽問曰此兵判所爲乎思菴退書日記曰孰謂栗谷志大才疎不用其才而謂之疎可乎吾見其施措雖極難之事行其所無事如雲之過太空罔有痕跡眞所謂間出之才也

牛溪先生嘗謂景臨曰栗谷儘是五百年間氣也余少時自以爲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則眞我師也啓我者甚多

忌日行素昔不為而今始也并家錄
先生嘗以士論之攜貳為朝廷痼弊務欲打破東西同濟
國事雖人心不如我心卒未能調其平陶而公平正大
之心可質神明嘗於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否則
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患西厓柳公成龍以為無事而
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筵對之臣皆以先生為過先
生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
則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無及矣因愀然
不樂逮壬辰之後西厓語人曰當時吾亦慮其騷擾而
非之到今見之李文成真聖人也若用其言國事豈至

於此極乎且其前後章劄中箋䇿策其時人或嘗議而今皆鑿鑿先見真是不可及之才栗谷若在必能有爲於今日矣

爲文章論說必本於性理雲行水逝初不經意而發言成章雄渾無涯如菽粟如蜀黍如大海迴瀾如天馬驤空讀之使人心融理透蕩滌查滓真可謂經世衛道之文也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并諡狀

余謂入處正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疑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泛肯綮處透汝漢濟漯沛然順勢故見之者若上達而後下學然世安有倒用工夫

者嘗聞經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明誠解之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聞有英爽過人則能起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眷其立也猶蜃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索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抑謂是者非耶 神道碑

先生休休焉有受善之大量浩浩乎有衛道之雄文春風其氣冰玉其操和順適中英華發外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而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 家錄

先生學問之精深論議之俊發出處之正大皆非俗士淺見所可窺測如祥麟儀鳳之瑞世如泰山喬岳之鎮物

日星于中天砥柱于奔流而其高才遠識貫穿古今偉略宏猷軒擧宇宙旣任斯民之責又荷君上之眷將欲挽回世道陶鑄唐虞興一代之禮樂振百年之頹廢而流俗不知黨議相軋欲行古道則謂之迂濶欲袪弊法則謂之紛更欲調劑士類則謂之依違欲擔當世務則謂之專擅羣擠衆咻使不得安於朝廷雖其行道濟世之心愛君憂國之念惓惓于中而難進易退不爲苟容者是固平生之所守故竭忠以感　上心而言不用則去推誠以協朝論而義不合則去是知先生之在朝也固未嘗一日而妄退其退也亦未嘗一日忘世也

嗚呼我東方自箕子而來仁義忠信禮樂衣冠以君子之國見稱於中華而研究性理之士寥寥其無聞至麗季鄭文忠始以道學倡起名儒繼作盛於我朝而學造高明才堪經濟進退以義者趙文正李文純而已先生以明道為己任濟時為己憂雖退在林泉愛君一念自不容已上疏陳戀無間進退陳善閉邪至誠惻怛道不見用空言無施尚忍言哉雖然今之學者猶知聖學有門庭可入古道有規矩可行使洙泗濂洛之道大明於世者伊誰之力耶況先生之論啓疏章具在又安知名世者出而次第行之耶然則先生之道雖不得行於一時

先生之澤乃能流及於無窮天之生此真儒夫豈偶然哉

行狀

前月之晦歷見叔獻于栗谷案上展開詩傳國風渾問之曰今年讀得幾多書乎答曰今年讀四書三巡巡三徧摠計九遍矣今始讀詩至王風渾問之曰覺歎羡以余之長閑又勝叔獻之脩屋幹家接賓多事而終年不讀一卷書如此而望有見於道理殆却步而圖前也見叔獻無病神清敏於義理終不可及又見修身自應務從容而氣勢自大人不可輕若官爵之來亦當然事也

叔獻之敏得之天姿凡看文字與人談笑而披閱周覽略

綽窺之疾如風雨已得其大義其後雖加潛玩意味不
長渠之所自言如此前日之論恐是聰明才氣所窺而
亦非強探力索之所至也使叔獻能遜志於探索則未
必不更深於今日而持守講明之功可以并進也叔獻
之卓然流輩固不可及而今日已以著述自處雖曰一
世無大識見渠不能不為之自信而終恐囿於所長不
屑於涵養踐履之功也

石潭書并至開緘三復病若去體不知心知處長進而已
石潭兄容受人言別有過人處非物我無阻氣象平和
能若是耶

栗谷以副提學退休坡山崔海城滉歷拜栗谷對食饌甚薄海城不堪下筯曰何以忍此寒苦也栗谷曰日晩而食不知其苦也

栗谷先生居海州起冶造鋤賣以自資義所當爲大人不耻爲之

我東諸賢如退溪栗谷諸先生皆祭高祖云

並祭考妣我朝諸賢嘗行之栗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爲安云并詩集

金淸風權在栗谷門下爲請其祖金大成堤碑文栗谷不答金憮然而退私於沙溪曰欲請不許之由於先生而

嚴不敢焉君須待閒請問也沙溪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金後竟不敢請沙溪語錄

趙承旨持世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也嘗以問于沙溪沙溪言似是落髮而唯金南牕玄成力卞其不然曰栗谷下山一二年爲應擧入洛聞其往省之時栗谷已有盛名賓客滿坐栗谷對衆梳頭長幾委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於數年間決不若是長也其曾不落髮明矣又故直長李謹誠文伯之諸父也與鄭公以同隣居鄭公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谷初出山入京即往見與之同宿譬如奉世傳其剃髮者妄也李

直長親聞其言而說與持世云蓋沙溪雖登栗谷之門
嚴不敢請問入山時事只聞世俗流傳而以為信然金
鄭二公皆與栗谷交友目擊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
言者其言可信矣夫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似
是粗迹有不足卞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
以為證矣（谿谷漫筆）
栗谷在玉堂時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公上劄曰　殿下
既知為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官
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官猶不可以左道事君此真儒
者之言也若非栗谷則其有不怗然承當者乎（芝峯類說）

李栗谷掌銓時以銓曺事往時相某公第受薦望而忘持紙硯某公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爲栗谷介懷者栗公曰我既失體承相之責我自是相府體例事吾何憾焉（公私見聞）

李栗谷少時夢入官府有吏點閱文簿問之則曰陽人壽命長短皆錄於此寫與一句曰麝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麝之過山而所留者名耳公卒時春秋僅四十九（芝峯類說）

#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十三

## 成渾　牛溪先生文簡公

字浩原守琛之子昌寧人嘉靖乙未生　宣廟初年以學行卓異被薦癸酉拜持平癸未拜吏曹參議陞參判歷大司憲左參贊戊戌卒年六十四　肅廟朝從祀　文廟

十歲隨聽松先生來坡山別業十二三文思日進臨書不待講說而曉達靡遺十七發解司馬兩試而因有疾不赴覆試自此絶意科業專精學問白獻納仁傑以言獲罪居坡庄先生請業焉弱冠博通經史學識行義大為

一時儕友所推服 月沙李廷龜撰謚狀

戊辰三月命薦遺逸京畿觀察使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於學問深有自得之妙可為遺逸之次云李珥聞之笑曰學問深有自得之妙者遺逸之士所不敢當也反以爲亞於遺逸耶

成渾早承家庭之訓行純而不雜學進而不退卿補善士故坡州牧以其名薦于監司李珥是其執[illegible]七同人止監司曰成渾是學者也暴得善名[illegible]不可取乎此人當使之安靜以期成就監司不聽 州牧已報不可中格

并石潭日記

六十除積城縣監謝恩卽還坡山遠延學徒金集堆門先生……亭川海作書室儀立齋規 諡狀

李珥問 上曰前[illegible]機以臣言啓曰成渾一動一靜必以規矩云有之乎 上曰有欲問之而未及也成渾何如人耶珥對曰此人臣所熟知是成守琛之子也早承家庭之訓不間駁雜之說姿質醇厚可以為善謂之勉於學問則可也不可謂之學成德立也奚至於一動一靜必以規矩乎但其人多病持平之職決不能堪也 上曰予聞治心則無病學問之人亦有病乎珥曰雖學問之人受氣甚薄則未免有病昔者伯牛有疾

孔子以爲命明其非所自致也渾以受氣之薄嬰疾甚
重其能不死者亦治心之功也若放心者有渾之疾則
豈不遄死乎若　殿下必欲見此人則遞其職而使之
上來可也大抵待士之道可用則用之不能用則許其
恬退褒其節操使之守高山林亦養士氣之一道也金
守顒曰如成渾者不可不召也珥曰未出身兼帶經筵
是　祖宗朝所爲也如成渾者若以閑官兼帶經筵時
時入侍則可也守顒曰未出身人除官必從大典者此
指門蔭也若山林賢者則當以格外殊待也豈可視以
門蔭乎招之以賢者而待之以門蔭非用賢之道也兼

帶經筵雖法外亦可為也

甲戌三月徵成渾不已李珥謂渾曰君今七承　召命矣　上命如此何不一赴謝恩而已退以還乎渾曰吾之一瞻　天顏榮幸固大矣奈厚朝廷何自古安有招如我病蹇之無能者乎珥笑曰人才各隨其時昭烈之時諸葛亮為人物之冣若使孔明與孔孟同時則安得為第一人物乎今世適人物眇然　召命安得不下於君乎渾曰自顧歉歉而　明主則不可忘矣

四月成渾承　召上京中路遇疾而返京畿觀察使啓其由　上別無更召之命蓋　上意已厭士類而渾又聞

諫院以黃蠟之啓忤旨故竟不至

乙亥六月成渾以持平被徵且聞　上心向善而李珥被眷遇恐有可爲之勢承　召入京路中得暑疾乃呈辭

上聞其入京使內醫〻視劑藥以送

十月　上謂李珥曰掃墳時見成渾乎其病何如不能爲邑宰乎珥曰邑宰之勞甚於京官非病人所堪也　上曰頗能敎授學徒乎珥曰亦以病未能也　上曰閒居敎授則好矣

己卯八月成渾上疏自陳病不能仕且陳君德之要以虛心受善爲第一義自　上褒以至論但無更召之命時

士類旣失李珥欲援渾入其黨多勸　上特召渾終無
應命之意有一士人見渾毁珥之短渾徐曰吾與叔獻
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
庚辰再除掌令皆以病陳疏　上使之乘馬轎上來李珥
曰自　上加恩禮于成渾延古所罕未知　上意欲用
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　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
矣第未知其才何如珥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
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
綸天下則過矣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
可用之才乎但痼疾在身必不能任憲官之職此人必

須付之間局而時使入侍于經席則必有啓沃之益矣
辛巳正月成渾累承 恩召不得已入京以疾請解官
上命遞職曰有病故遞職病差後予欲見之不可以遞
官之故下歸也 上意欲見渾故下教如此
成渾以宗廟令拜恩 上引見于思政殿語之曰聞名久
矣大道之要可得聞乎渾對以古今帝王為學之功
上復問以古今治亂時政得失及拯濟生民之術隨問
仰答 上曰欲見顔色其勿俯伏渾起坐 上曰毋以
予為寡昧勉留言予過失可也是日渾上疏求退 上
於座中取覽其疏曰何以求退乎毋三慰諭使之勉留

侍臣有以成渾在京絶糧爲言請給祿俸 上問左相盧
守愼曰此言何如守愼對曰給祿恐無不可 上乃命
給祿李珥聞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浩原受祿爲
未安矣金宇顒聞珥言白 上請勿給祿而特以周急
之義賜米菽 上可之令戶曹輸送米粟渾上疏請辭
上答曰周之之義亦古人之道也可勿辭渾不得已
受之分與親戚隣里
內資僉正成渾上疏極言時政得失不避忌諱 上優答
曰得聞至論深用嘉焉予雖寡昧敢不佩服政院請以
其疏示大臣有所施行 上答曰疏中論學問時弊則

予當自察但識議朝廷以爲公卿大臣皆無其人且欲
盡取一國之制而紛更之此則未穩亦難施行也政院
更啓以未安之意　上怒曰纔召一士而來何若是其
多言耶於是憲府玉堂皆上劄論列　上曰示大臣非
難事其疏示大臣時三公六卿會賓廳講救民之策
上乃命以渾疏示大臣注書持疏而至三公使注書展
講注書大聲讀之六卿環聽或有假睡不聽者矣三公
啓曰草野之士遭遇　聖明盡誠貢忠疏辭莫非肝肺
之懇請嘉納施行且　祖宗朝以外官兼帶經筵如金
湜金安國皆是延例請以成渾依此例備顧問　上答

曰啓意知道兼經筵事不可創新規後日予當親見矣
上見渾疏譏詆朝貴意頗不平而欲不失待士之道
故優容答之及政院啓稟然後乃示　天衷且曰渾疏
有如李珥語法矣
初渾旣受周邑之叅拜官而不能供職謂李珥曰吾欲上
疏極諫而去未知如何珥曰兄以山野之士受恩眷非
常當進言不諱以格　天衷幸而採納則社稷之福不
幸而邁邁則納履而還山可以無愧矣渾乃閉戶草疏
只與珥相確可言之策曰引見時所問之目首陳大道
之要及爲學之功次陳古今治亂而以用君子用小人

為治亂之機次陳時政得失以賢才不用闒茸尊顯為
今日病根請得人才任賢使能次陳生民憔悴之狀請
革弊法以捄焚拯溺末曰 上教欲聞予過失之語極
論衮職之闕切中病根言甚明直而 上意不喜直言
故竟無所益士林摧沮渾曰無乃不上封事為得耶珥
曰不然世間不可無這等議論只一番讀過亦使人心
爽快也
命賜成渾米菽時渾寓都下乏食 上問于政院曰成渾
受祿否政院對曰未肅拜故不能受祿耳 上曰聞成
渾家貧更欲周急何如政院對曰如此則誠得待賢之

道臣等不勝感激　上乃命户曹給米菽渾再疏請辭
上不許辭乃封置米菽不敢用李珥見渾曰此事不
待人言特發於　天衷好善之心藹然開端處也理宜
承順而將養不可固辭激惱　上心塞善端也渾終以
為未安矣
成渾病卧城中　上欲引見而不能進欲歸而亦不得進
退俱難一日李珥白　上曰頃者成渾之疏自　上不
亦大臣而政院憲府玉堂紛起爭之此亦牽於時習也
且近日入侍之人每稱成渾不已渾雖善人人皆稱之
則厥心亦不安矣臣見其疏別無大過之言但草野之

人只知直截而不回互故無爲隱諱自　上亦必知其貢忠稍加截抑者以欲安朝著之心耳　上曰渾尚病臣珥曰真是痼病若自　上特用而處分異常則下人難測　淵衷矣若循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義遣歸以全待士之義也　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見便决乎予將更見矣（并石潭日記）

時時輩必欲論沈義謙栗谷亦不得已勉從先生聞之歎曰不有景涵（李潑字）誰主此論不有德遠（鄭仁弘字）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

君守命引見便殿先生進曰天行健無一息間斷

故能發育萬物成造化之功人君代天理物如有一息之間斷則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矣經席之上尋行數墨解釋文義非帝王之學必深培厚養使義理之心常勝而志氣清明則耳目口鼻之欲自不能用事於其間矣中庸九經大學平治章必以修身為本尊賢次之大學絜矩為應事之要用人理財為治道之先我國田稅至輕而貢物至重須裁省貢法使民力得紓而歲入增加於民俱得其便 上嘉納而貢案不能改 諡狀

十月成渾請歸家調病 上命議于大臣大臣獻議成渾不可許退當陞堂上俾兼經筵之職且量給柴炭使之

人只知直截而不回互故無爲隱諱自 上亦必知其貢忠稍加截抑者以欲安朝著之心耳 上曰渾尚病耶珥曰真是痼病若自 上特用而處分異常則下人難測 淵衷矣若循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美遣歸以全待士之義也 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見便決乎予將更見矣 并石潭日記

時時輩必欲論沈義謙栗谷亦不得已勉從先生聞之歎曰不有景涵 李潑字 誰主此論不有德遠 鄭仁弘字 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

除豊儲　　　便殿先生進曰天行健無一息間斷

故能發育萬物成造化之功人君代天理物如有一息
之間斷則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矣經席之上尋行數
墨解釋文義非帝王之學必深培厚養使義理之心常
勝而志氣清明則耳目口鼻之欲自不能用事於其間
矣中庸九經大學平治章必以修身為本尊賢次之大學
絜矩為應事之要用人理財為治道之先我國田稅至
輕而貢物至重須裁省貢法使民力得紓而歲入增加
於民俱得其便 上嘉納而貢案不能改 謚狀
十月成渾請歸家調病 上命議于大臣大臣獻議成渾
不可許退當陞堂上俾兼經筵之職且量給柴炭使之

過冬　上曰官爵有序當以次陞乃　命授禦侮準職
且給薪炭渾尤以為不安去意益決石潭日記
癸未四月兵曹參知成渾在坡州辭職疏三上　答曰爾
有病不即上來卽今日氣和暖爾須調理上來卧而謀
猷亦何所妨予之待爾正如飢渴長往不返豈爾所願
況令兵判乃爾之故友也予令擢爾為參知豈無其意
同心同德正在今日爾何不幡然上來以副予側席之
望也
五月成渾至京　特拜吏曹參議且賜銀帶渾上疏辭職
及銀帶　答曰觀此上疏予甚缺然爾何并辭所賜之

帯也禮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人君所賜之物何
可辭也爾當服而拜謝於禮為得不可辭也并休窩雜記
時栗谷在朝以銷黨論革弊政為已任 宣廟眷注方隆
異趣者忌之掇摭公事間微細事三司以專擅驕蹇劾
之朝野憤激先生適被徵至京上章論救三司又并劾
之先生卽日出城還坡山謚狀
成渾上疏辭職曰自古被徵之士鮮有得奸邪之名者蓋
以望實素孚語嘿有道也臣則既非端方妄言激禍使
朝廷大擾而邦本抗捏邪正交戰而人心危疑皆臣一
言有以致之律臣之罪萬死難贖至於臺諫斥臣之奸

則實臣所以自入鈎黨樂取多口尚何一毫怨尤之有哉　答曰觀爾上疏予甚缺然爾若不來則國事將無復有着手處矣夫君子之處世也擯迸之來衆口之咻固有所難免而苟自反而縮何足以動吾中而傷吾德也哉法夏爾旣來都下而因邪說之紛紜致爾浿遁而歸是予之待爾爾之事予俱有始而無終此雖予不敏之致而然於汝心亦得無有未安乎設使不顧從仕猶當更來一面矣面矣

吏曹參議成渾上來不爲拜謝上疏辭職　上引見渾請罷政院蒙準疏章入啓之例以防壅蔽之漸　上命議

于大臣以爲定例特拜渾吏曹叅判（幷休窩雜纂）

甲申正月栗谷卒先生益無意世事連章乞骸　上不許曰新喪賢宰予寢不貼席共理國事非卿而誰居數月以焚黃乞骸歸　上命本道遣長史存問賜食物（谿谷張維撰神道碑）

栗谷既沒時事一變羣少稍稍進用修舊郄恐先生復起用以醜語誣詆之先生上疏自劾曰窃聞臺諫論外戚沈義謙之罪并論臣與義謙相結列臣黨與書名天府又論臣濁亂誤國之罪臣益自駭惧無地自容窃念戚里之人與士大夫淸濁異流爲士者自守甚嚴常惧受

其汚衊臣先世以來皆爲名士大夫家法相傳臣少奉緖言頗聞守身之義而乃與戚里之人交結付托非但失身重辱門户法義之嚴有不可容貸者矣況臣迹涉山林遠居鄕村與權勢之途勢不相接臣身百病朝夕且死雖結權要若無所利而敢生逞附之計以干朋邪之誅臣之罪抑又甚於在朝而相結者矣至於濁亂誤國邦有常刑 殿下雖欲哀憐終始保全不可得矣休窩

雜纂

己丑冬拜吏曹參判懇辭會鄭汝立謀叛事 發上曰國有大變卿不可退在先生遂赴朝時逆變出於搢紳株

連寢廣先生力主平反之義上章請緩獄恤刑鄭彥信
與逆魁同宗曰進對失實論者將當以欺罔先生以爲
大臣一言失實遽被重辟有損王政宋朝未嘗殺一大
臣仁厚可法極言救解遂得免大何崔永慶以湖南伯
洪汝淳狀啓中飛語在縲絏中先生又抵書鄭松江潵
曰崔孝元孝悌淸修豈有與聞逆謀之理乎松江乃於
榻前極陳永慶孝友氣節必無與知之理無何幸相煽
飛語禍幾已兆先生辭職歸太學諸生上疏請留不報
自後　徵命不復下碑
辛卯四月金沙溪長生出守定山縣將行來辭於先生時

有倭釁朝野憂危沙溪問曰脫不幸有變先生位至宰列似當赴難矣先生曰赴難常矣吾則本在山野非有官職者古人如江萬里輩曾不赴難吾亦竊擬於此也（年譜）

壬辰之變 大駕將西幸時黨議甚峻搢紳相紿竄逐先生以鄭相之親友將朝夕及禍不敢徃詣 闕下謂子文濬曰待罪之臣難於自進 乘輿若過西幸則惟當哭迎於道左如蒙 顧問則隨 駕而去不然則罪斥之臣不敢自側於班列遂使之入京探聽的報而還（謚狀）

西幸事出蒼黃 大駕曉出都門夕渡臨津成渾居深僻

去官渡數十里未及迎謁　上御臨津行幄問成渾家
在何處李弘老指江岸廬舍曰在彼矣　上曰渾何不
來謁弘老對曰此何時而渾肎來謁　駕過渾始知而
聞臨津已撤去舟楫翌日人皆奔避村里皆空渾亦移
入峽中及光海受撫軍之　命來駐伊川召渾渾時在
朔寧方患痢且無馬不能赴召上書論帝王之學及陳
便宜時務數日疾少間光海遣馬召之渾行到安峽賊
襲伊川光海移駐成川渾以賊兵充斥不得前進會有
命與李廷馨協力募兵渾遂入廷馨軍中九月又有召
命十月入成川光海禮遇甚隆渾請起居　大朝光海

許之翌日獐峙急報猝至光海移向安州渾亦隨至安州光海仍向龍岡渾西入義州（休窩雜纂）

前同知成渾赴　行在陛拜右叅贊從大臣議也渾啓曰臣在國難之初欲奔赴　闕下而朝廷方有黨人之論不敢自指班行逮　乘輿渡江之日事在倉卒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奔問起居人臣分義掃地盡矣不意東宮下教命就李廷馨軍中同任軍事以臣癃廢豈敢驅馳扶舁至軍不敢辭死繼有東宮召命仍赴分朝留一旬請入　大朝前月自成川起行冬日寒冱臣漸漸毁寒疾重發濡滯道路留落遲緩無以自白其素

心惶恐愧慄死有餘罪　答曰間關到此良用嘉悅國家將賴卿㧞復宜勿待罪又辭新陞職名不許宣廟寶鑑
牛溪避賊朔寧時前府使金潰招募鄉兵自以人微望輕推牛溪為大將聽其節制潰上章　行朝曰天命人心已絶於　殿下請傳禪于世子云云　上以為此非金潰所為必是成渾指嗾及牛溪承世子召命自朔寧入成川李弘老言於　上曰成渾負一世重望而已歸於世子事無可為者臣等死矣未知　殿下何歸焉及牛溪入行朝弘老又曰成渾此來不過為世子圖内禪也前後搆誣無所不至牛溪全然不知及　登對　上下

教曰卿何日還歸世子所乎對曰當初先承世子召命故來于成川今至此若無　上命何敢遽還　上曰然則近必留此矣於是牛溪始知其誤入惶恐而退買還問答
上召見成渾曰予守國無狀致有今日羞見卿也渾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殿下益勵心志務脩德業更張弊習毋圖維新則仁愛之天自當克享而撥亂反正之舉無出於盡在我者而已苟能君臣上下協心同力晝夜孜孜内旣修則外可攘矣承旨李礩曰成渾所謂君臣上下同力之言甚好成渾在此臣不妄言近日朝著間頗有排軋之風實無和協之色　上曰今日

在此者只是一邊人不知更有何別色者而有傾軋之風乎礖曰雖不無一二人或厠其間而盡皆閒散之官至于今日猶有此習臣故言之渾曰礖之言疑臣亦與知此間議論而因臣進言指以為證也傾軋之事臣不知指謂何事亦臣所不知者也第聞有一二無狀之人含憤蓄怨乘時欲發以圖沮撓之舉則不得不為之別白也礖曰果若如是而止則斯為好矣臣恐朝廷氣色必不能也李礖素輕渾又疑與尹根壽等為議論故曰其言以證之至以為言雖如此恐必不能盖礖與金應南為至交常憤其欲并逐應南遂於　上前極言之實

不知渾意也

寄齋雜記

十二月上便宜時務九條其五論選將鍊兵聚粮三事其一論軍法不立其一論優恤平安一道其一論國家褒忠之典不可不汲汲舉行如劉克良高敬命趙憲邉應井之力戰死於陣上宋象賢金鍊光之守城不屈而死者皆忠義之傑然者也其餘所在伏節而死者必多誠宜採訪一一褒贈恤其妻子慰彼昭報功烈以激一代忠義之氣其末條略曰今日之禍生於敵國外患或者推之於氣數臣則以為未可專歸於天而不尺之人事也在昔帝王遇如此之變莫不痛自責躬下詔罪己或

去尊歸或罪誤國之臣力反前失見諸行事伏願　殿
下深惟旣往察病加藥不但見諸空言惟當施之實事
惡衣菲食外食嘗膽痛自克責以謝　七廟凡諸貴勢
毫奪民產罔利受賂結民深怨之事一切禁斷又以絶
延習交通之漸杜宮闈與政之端勿開嬖倖之門勿立
私人之目一以正直之士爲腹心耳目之寄則庶幾人
心悅服天意重新本原深培而綱紀張將士效命而仇
敵滅矣年譜
天朝主事袁黃以贊畫來貽書論學專主鵝湖而絀洛閩
彼素伉倨諸公不欲拂其意而難爲辭屬先生草答云

小邦誦習　皇朝所頒經書傳註及性理諸書以爲此
外無他道理也衰不能復難淸陰撰碑
宣靖二陵被賊發掘焚燒之禍　靖陵壙中有尸未辨
王體眞僞賊兵猶在南溪故移其尸於松山　上命
宗室諸臣偕往奉審牛溪與摠護使崔興源等癸巳五
月二十九日到松山奉審之日大臣以下欲先拜哭然
後奉審牛溪曰　王體眞僞時未辨覈而先爲拜哭則
是君之也吾意先行奉審決知王體無疑然後拜哭似
當諸公曰諾吾未之思也將入奉審牛溪曰諸臣逮事
先朝者只數人皆是未覩龍顔今何所憑據而驗之

乎宗室及後宫遠事 先朝者來此云先以諺書詳記
御容以出然後乃入奉審以其所録一一准驗方有據
依也諸公曰諾吾輩未之思也 賈還問答
大駕還都先生留扈 中殿於海州甲午春湖西土賊大
起京城震駭先生力疾犇赴京師上疏待罪 批曰變
初過卿廬舍之前而卿不來問今卿來詣感激流涕云
云 諡狀
甲午五月有 旨備局堂上各獻計策上便宜時務十四
四條其一請會計今日國用須下八道以省科歛其二
請供奉御膳依 皇朝制市易以進外獻進上一切停

止其三請分遣御史糾察守令不法其四請勿以武夫軍功除拜守令而遴選賢士授之以救殘民其五請兩湖令撫軍勿抄發老弱海西專委兵使便宜操鍊而勿別遣京官使民各安田里而力於農事其六請盡遴武官之為內地守宰者其七請勿獨遣軍功人赴戰而精兵被抄者及武科免鄉免賤許通等人一例團結其八請罷兩界監兵使營屬鷹師以補戰士其九請移粟於濟州以濟濱海軍屯其十請募粟各道州縣而勿使多官并募以致括粟聚怨其十一請選將帥使之分地而守選士卒使之分邑而隸責以成功而勿令朝廷遙制

其十二請依　皇朝管轄相承之制著明諸師之令使
分數分明等級難犯敗軍失守之人一以軍法從事其
十三則以為倡起義兵使民知有國國勢稍振入保天
險使行朝之命達於兩湖皆金千鎰之功使方張之虜
燒營夜遁以之保全兩湖為國根本趙憲之功請收恤
二人妻子以示報功之義其末條曰近年朝廷之上直
言不聞言路不開是以宮闈不嚴近習干政生民究苦
賄賂公行凡係治亂之原皆不敢言自國以來此習猶
存古人言城門閉言路開今日不但城門閉而已言路
尚未開臣之所憂乃在於此也又曰　殿下宜勿自菲

薄奮勵自强引訪臣僚日以爲常迎見　天朝諸將盡其誠禮經營四方不憚勤勞如宋孝宗之手引鐵柱身騎木馬如漢光武之還營六日自將討賊則根本盛大而事業日就人心孚感而天意重回矣又曰朝廷之本原專係　殿下之心法操持此心最是難事　殿下不御講筵于今三載臣恐　聖心未免有所間斷而操守之法疎而不密也以宋德祐之時朝衣抆淚而猶講學于舟中况今還朝已久豈合先自懈弛久廢講學之大方耶諦

時　天朝顧侍郎遣胡叅將移咨曰中國兵疲力竭勢當

姑聽倭和與貴國共養兵力以為後圖貴國備陳此形勢而上奏云是時倭賊屯居慶尚沿邊十三邑日肆搶掠全羅一道獨免凶鋒而兵單粮匱賊至則無可為廟堂計無所出欲曲聽顧咨而羣議攻和甚峻時柳相成龍要先生同入對稟決 上問奏文當否先生以為國勢危如一髮須少緩兵鋒庶可圖自強而顧侍郎手握大柄高下在心方主退守覊縻之議我國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而只禁中朝之和似是失策 上不答適於其時全羅監司李廷馣啓請姑許和以為援兵之計左右爭陳廷馣可斬先生素知廷馣有忠信大節恐以此重

得罪啓曰此人妄發固有罪然其心至誠憂敢言不諱

未可深罪　上盛怒柳相終不敢發言而退

右叅贊成渾入侍罪出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顧

不聞如何倡雅說敗義惑三軍仍　傳曰奸人邪說惑

世誣民一至於此凡今朝廷處置及邉將所爲皆渾邪

說所誤仍　命榜示朝堂渾無路自明受以爲罪

六月成渾上疏自劾退歸田里疏略曰蟣虱微臣每煩章

疏仰瀆　天聽極知惶怖危厲罔極而臣之本心終無

暴白玆欲一退而死仰首哀籲臣在五月入侍之日眩

暈大作精神潰亂不覺言語過當辭不達意至於妄言

罪當誅死第念臣言意所從來則臣往來延安聞李廷
醃守城之事當賊來攻府使李大鼎面無人色欲出走
廷醃積爲屋坐其中曰城陷則焚之激厲士衆效死殘
郭臣以爲今世乃有如許人每以伏節死義許之及其
進對左右有深論廷醃者臣恐其得重罪初陳廷醃可
罷之罪次陳廷醃忘身殉之心雖今書狀極爲可駭而
其誠可取且非不知言發得罪而自以爲擬作伏節死
義之事故有此言也廷醃所言與鄭義背馳而臣之稱
道如此豈非謬妄之甚乎至於奏本之論則東征將士
不肯力戰乃開和事以爲不戰之計謾言賊歸以倣必

和之説賊肆凶如舊則蒙蔽欺罔之事作矣去冬奏請之中發其實而為科道所彈則不肯反躬乃致怨於我曰以怨報德曰人心之險一至此哉曰朝鮮狡詐曰吾怕爾國殺我臣謂今日之仰頼者 天朝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今之怒於我者如此將何以善其後乎胡叅將留月餘而奏本之論未定臣妄謂國之存亡在此且見咨文有曰聖朝不可再發大兵以爾國之兵力不可敵此賊如此相持則亦不戰而自滅賊據爾國則與遼左接境必須徵天下兵粮以守之如此則中國亦騷然安危未可知也此言雖出於脅持其論事勢則正是

矣臣又聞　皇敕曰朝鮮尺土一民朕無與焉其善自為計又聞退守鴨綠之論甚盛撤還劉兵之令已至臣誠惶惻不勝危悶竊見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將欲攄憤於我誠易為力是以欲攄其咨以奏形勢之實然而且言天兵既不再舉我又日入於危亾分閤大臣將欲受降而退賊小邦何敢沮其事而必欲伸己志乎唯願終始拯濟云云以此辭意分明說破則在我復讎大義無所撓害而將相大臣亦無所攖拂矣吳蜀之際諸葛亮通使孫權當此之時關羽之隙未除先帝之耻未刷而深惟天下之大勢強為漢家之大計我國之於

皇朝可合而不可離者又非吳蜀之勢也離合之勢將由此而分愚臣以為至憂故欲極力彌縫倘使天朝守降退賊以為我國稍緩之地則亦我之所欲也臣之所陳止於此耳至於通和臣不萌於心不作於意矣臣雖謬妄亦有名節之心臣何所利自陷秦檜之故轍要以得罪當世遺臭後世乎

成渾自甲午負罪無所措躬退歸田里杜門省愆嘗語所親曰吾得罪於君父而未得受罪偃然若無罪者然於心安乎吾嘗讀漢史至漢臣自頸北闕下以為無理而不為講究到今思之則似亦有理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若獲罪於其君而責罰不及則無以為生故也寬饒之自頸者雖未知十分合理而亦不可謂無其理也（并休窩雜纂）

戊戌夏疾篤遺令子文濬曰吾得罪君父心事未白死目不瞑衣以布衣歛以紙衾載牛車歸葬墓前書昌寧成某之墓俾子孫知其處可也（清陰撰碑）

先生既沒而君羣少仇嫉猶未已鄭仁弘嗾其徒文景虎上疏誣詆謂崔永慶之死由於先生用事者乘時益肆齕齕以黨遺君搆成罪案　宣廟以御筆抹去搆殺等語而竟至追奪官職（謚狀）

先生天分甚高德器早成自童幼時服膺庭訓以孝悌忠
信爲立身之根基至其爲學則玩索精密踐履惇確知
行兼進敬義挾持其規模節度一以考准爲准則而於
操存本原之地尤致慥慥焉克養之厚造詣之深有非
人人所可窺測而自其著於外者觀之儀貌莊重而有
安和之色志氣靜肅而無拘束之勤言辭明剴動止端
詳惰慢之容不見於體接人遇物一於謙和而人自畏
敬不敢以褻慢進也治家有法以節儉慈恕爲務分職
授事各有條理故不勞而事舉喪制之節一遵考亭家
禮器用饌品必致精潔每稽事稱量豐歉而別貯之戒

勿他用家人謹守其訓雖簞瓢屢罄不敢輒取資焉遇
先忌哀慕如初喪以布冠終日<sub>謚狀</sub>
先生素居貧養親竭身悴志務悦其心力營滋味躬親漁
獵不憚勤苦未嘗闕之聽松先生患風疾沉綿枕席先
生晝夜扶持雖祁寒盛暑未嘗頃刻離側晝夜不退聽
松恐其積勞生疾每令退休于私室則不敢違志應時
出户外坐於簷下藁席之上屬耳總閤偵候氣息候夜
深睡着然後少退假寐而衣不解帶未明及未覺先往
户外坐到天明乃入户省候有若自私室始來者然及
其症勢危急先生將斷指以療而自念手指人所嘗見

近名可嫌乃割股以進之如是者再而平生祕之甚密未嘗語子孫知之者絶鮮門人申公應棨每言吾先生孝行世人鮮有知之者蓋先生早以學行名世故不以一善見稱實則眞孝子也又有一名卿謂人曰斯人平日事親至孝國家當旌表其門而歇後學問日進名盖一世爲儒林師表故不得以指名爲孝云 家狀

先生少多病癯然瘦黑如不勝衣而神觀凝定眸子炯炯每讀書到會意處聲韻琅然若出金石 諡狀

先生之學大槩得於家庭以人倫爲主本而以忠信篤敬反躬切己爲進修之大方平生所師友則常謂退溪李

先生真得考亭法門宗旨雖以癃疾居遠不及服事函丈之間而終身宗仰不啻如出其門嘗曰其至京往拜之每得其文未嘗不歛袵欽復隨手抄錄至成卷帙弱冠與栗谷李先生定為道義之交講磨義理切磋相長麗澤最多論者以為析理精通栗公優於先生而踐履篤實先生優於栗谷然先生則每曰栗谷非吾友乃吾師也後值栗谷忌必為之素食

先生接引後生誠意懇至見有志於學者則輒隨其人才器高下而指導之必依朱門旨訣以下學人事為主其說平淡懇實循循有序賢愚俱獲其益未嘗敢為高奇

玄妙之論以誤後生嘗就朱子書語中抄出要語以示學者題曰爲學之方謂栗谷雖有高明間世之才而著書差早可以爲戒今此抄錄非敢以著述自居只欲拈出朱門爲學爲教之要令守而服膺焉耳

先生每朝謁祠堂之後退必恒處于外齋非有故未嘗入內外斬斬閨門整肅未嘗與內子接衣裳而幷坐席常相遠嘗語子曰娣妹夫不可夜入其室而與娣妹語也篤於親戚故舊賙窮救患殫盡精力其有最貧乏之者則輒以臧獲田宅與之未嘗靳惜

先生於稚年相識自幼長事之者則雖未逾十年而亦多

以丈呼之姊夫則雖同高祖之遠亦必呼以兄而敬事之然嘗謂栗谷之姨夫年後於栗谷乃呼爲兄而坐之上非禮也婦人從夫年而序坐宜也男子乃反從夫年而爲齒其可乎吾意妻家族諸姑姊妹之夫自序齒而別爲一坐斯可矣人以先生言爲是

先生弱冠嬰疾繼以連居親喪羸憊益甚遂成沉痼至於一日一飯冬衣至夏而終不敢以疾自惰燕見於嚴有如賓祭未嘗晝卧覺有懈意則輒整容収攝振發精明有時澌綴不支則惟以背靠屛而坐瞑目調息而已少頃蘇輒起坐看書孜孜日夕不知其疾之在身而形神

之德悴也李土亭之菡甞訪公至溪上曰規之曰公疾如許而劬書不止殆於成癖昔唐明皇溺色忘身人皆笑之今公耽書以增疾夫書之與色清濁雖殊其爲戕生傷性則一也然則今日經子聖賢之書亦公之尤物也先生笑而謝之

先生制行甚峻而容量甚寬犯而不校平生無慢悪於人人或有斯負詆誣之者略不介意待之如初未嘗形諸辭色見其有不善則從容戒勗之而已未嘗暴揚其失於人故其人久而自服或曰以改行者亦多平生不喜宴樂紛華波蕩挺然不撓尤重名節激揚頹俗而接物

之際卑而自牧與人少涉爭競即棄去不顧事本州城
主盡其禮敬雖對親朋未嘗言及其過失於本貫昌寧
倅亦如之祗慎懸官征役必先期營辦未嘗以貧窶爲
辭常率先里民常與客坐外齋閒憩相對有村氓騎馬
過百步之內者先生即手闔户以避之故鄉居五十餘
年上下安之無有毫髮怨尤者
先生居家痛抑浮華家無長物至於糶官貸私堇濟困絶
而辭受之節不敢毫髮放過州縣餽餉瑣細土物之外
雖斗米微亦不敢受布衣草冠以終其身妻孥不免飢
寒 并家狀

先生文章出於六經根乎性理明白正大精緊懇到深得濂洛之風讀之使人心融理透亹亹不厭眞經世文也先生早棄科業韜光林野本無供世之志及學成道尊從遊之士益衆聲輝騰聞屢登薦剡 宣廟恩注異常待以不次之位先生力辭不獲雖被徵赴都恒無久意歷試立朝不滿一歲此先生進退之大槩也自士論分貳世道日汚先生秉心平正絶無偏係而惟以賢邪消長爲憂樂一爲栗谷伸辨遂被一隊人所嫉陰譖顯詆靡所不至使 宣廟崇儒禮賢之盛德不得全其始終而先生抱負之重亦未能展布於斯世誠可痛也并諡狀

先生自誌曰渾少受學於家庭每聞古人終身爲學慨然
有歆慕之意欲讀書窮理玩索微志而竟不能得欲操
持涵養以免過悪而終無所執守以疾自廢志不少就
悲夫資性輕淺不能着實每以沉毅篤行爲美德而亦
不能自延至於氣質之滓外物之渥則有不可勝言者
又頗指摘人過失以此人皆忌憚之
牛溪居家綜理詳密早朝出令雖耘耔微事役使僮僕必
訴日力畝數而分付未嘗少差以故鄉居不患貧乏聽
松先生平生不治生業凡有祭祀賓客幹蠱出於牛溪
或在京洛逆旅每値親舊來訪必有酒肉而聽松若固

有之

栗谷牛溪及吾先子同會李進士希參家主家設酌石介一時名娼與席將行酒發歌牛溪遽起座上無敢挽止蓋自言平生以不聽淫聲為法云

昔年偶見老僧自言在龍門時與牛溪先生同棲屢日瞯其起居頗熟仍問先生晝夜何為答云晨起必盥櫛整衣冠端拱正坐恰到午間又盥櫛而坐有時披覽書冊如有所告旋即掩卷莊默望之儼然無不起敬（并畸菴新錄）

其識見之高邁才分之超絶雖若不及於李珥而至於操守之密踐履之篤則李珥常自謂不及也蓋其涵養體

認功深力到終日儼然坐如泥塑李珥言笑樂易學者
猶見其可親而成渾則同處十年愈見其可畏望之皆
知其為成德君子也 附錄
先生前後除拜 上必特召而皆守謙固辭至乙亥始起
其平生應命凡五行而已辛巳之入為敬禮之至也癸
未之入為栗谷同德也己丑之入為 上心開悟也成
川之赴為當國亂也然雖旣進之後義有所不可則輒
自引退辛巳之退禮意雖勤言計不用也甲申之退人
之云亡君子道消也庚寅之退禮數猶隔 天聽邈然
也甲午之退譖言罔極慈母投杼也竊觀終始進退之

節則　恩召荐降不得已而後動故有名命而不至者則多矣而未嘗有無　名命而自至者也

先生於壬辰之變門下諸議皆欲其赴而先生終不赴衆人未能知或謂方待罪故不敢進也或謂若將追徃而路阻不及也乃先生之志則自有所定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定三賢已成之法可考而知也至於王蠋江萬里事先生所自引喻者亦甚著明矣

或謂先生不執萬世必執之論而乃立目前姑息之計是未可知也得無為當國者所撓乎曰此又不然先生初非舍義理之正也亦非惑利害之私也只為中朝將相

不宜激怒故也先生答黃秋浦書曰當初通和不令我國知之令使同盟明執義死辭自有其說云誠使先生當丙申事則沈惟敬送使之請終必執義而不許矣秋浦亦不審此義故使倭時有書謝其前見之非先生還書責曉之此眞萬世必執之論其不爲目前姑息之計可知也先輩處中之義果非後生所易度也并齋西雜著

問牛溪東西論議與先生脗合乎曰大槩所見相似而當初是非與我不同我以東爲非牛溪以西爲非敢問牛溪之意曰渠以爲沈某抑金某之清顯此乃私心也余意以爲若沈某如尹元衡李樑輩則不可避嫌而放過

也如沈某雖非清謹之人乃凡人也則置而不論可也金某乃不避嫌攻之不已終至於士林不靖國體虧損此非東之過乎乙亥年間余在朝謂曰當初則其過在東而今則西之過也衆口同是余言而今則當初非東之一節隱而不論云可歎然使牛溪處置則必與我相同矣大抵今番所用皆前輩所棄而皆不如其所棄者則豈能服人心哉（栗谷別集）

牛溪成公世居坡山隱德不仕屢徵不就晚年承召上來不久還山杜門養病學問高明踐履愈篤與栗谷為道義之交講學之外不及世務知世之不可與有為日思

韜晦屛居林泉齋志以沒愕弍歲丙子余往訪焉待以
世交問爲學之方則示以朱子行宫奏劄又問爲學之
要答曰守靜宋有杜五郎者不出門三十年督郵往訪
之指庭前桑樹曰此木初種時曰納凉一出徘徊矣無
求於世世不我求何貴之有督郵歎息而去此雖老氏
之類其主一之功可以爲法矣西浦師友錄

漢陰嘗謁牛溪告以利害是非四字曰天下只有此四件
要當舍利害擇是非方爲君子漢陰深感其言故終身
不爲世變所挫

牛溪常說利害是非常分取舍然溪老晚年不非知義乃

引諸葛亮和吳事以為朝廷利害之大者乃是非所存

極費說話 并澤堂別集